

曾元文

楊昆
韓施
昆身
梅身
先生
先生



萬曆甲辰科

楊守勤字克之號昆阜浙江慈谿人

會墨

〇〇不知命

老吾老

稿

所謂誠其

〇其次致曲

民可使由

一日克已

全

極高明而

一句

二句

節

〇鳶飛戾天

節

誰能出不

節

衣敝緼袍

二句

〇可與言

節

全

節

節



行有不得

二節

學問之道

節

士何事

全

段
錄
守
渾
雅

子曰不知命

全

一揭而地得輕重體禱身間得錯綜詞

聖人以真知責君子而備舉其要焉夫命為寔理而禮與言皆命
 所貫也一不知何以為君子夫子迪人意曰君子學求定性則操
 持欲固藻鑑欲精而總之握樞於命啟鑰于知何者命宰於一元
 未判之初不檢狎而自正而秩叙已涵其精命統於同焉皆得之
 性不憶度而自瑩而葦情實司其契此正吾心之真知所從出而
 君子所以為君子者惟不知命則委運氣數者備悖迷途世情投
 之輒眩爭衡造物者怨尤萌起智故溺之愈深非必試之易搖易
 惑之境而趨操已先亂衡鑑已自昏矣此烏乎君子而命可不知
 哉知命則必知其受采受和於此命者而就天則堅德性は無體



原件短缺

P2

是一篇精
神結構元
氣在此

之卓識也。知命則必知其自宣自吐於此命者。而總羣言為折衷。是定後之虛明也。若子無溢而不節之情。而不知禮。將耳目心志。皆自情參錯之端。何以能立。則繩約必嚴。固知命中不可無此。寔誦矣。君子無翳而不空之鑑。而不知言。即揣摩伺察。正自心惑。匿之府。何以知人。則區別必審。固知命中不可無此。朗照矣。蓋從性靈生覺悟。則情識悉歸渾化。而形色天性合為一原。自以準萬類之神。情於定理。君子所為至命。而物我同游也。以良知合天載。則造化咸屬範圍。而性道文章融為共貫。因以洞人性之岐。合於虛衷。君子所為造命。而人已共鑄也。必知禮與知言合。而命非渺茫。必能立。與知人合。而知非幻想。豈其名為君子者。而不辨此哉。

樂為似題

老吾老以及之幼

以吾心證人心。在必及之而已。夫老老幼幼。吾心原自足用。若何不及人哉。且人主一心。其包厚最廣。而訖及最神。惟情有自介。愛有自隔。斯有及有不及耳。蓋心究所以及之者乎。蓋槩論當及之人。老幼盡矣。而家與家相閱。則人老人幼。與吾老幼其人一也。究論所及之心。老老幼幼盡矣。而人與人相閱。則共老共幼。與吾自老幼。其心一也。故吾非能盡人之老幼。為之老幼。第老吾老。幼吾幼。是已。吾又非必外吾之老幼。為人老幼。第及以吾老。及以吾幼。是已。吾庭闈恬恃。不必睹顛連而思安。而試以及人。尚忍四境中有苦顛連者乎。惟是孝敬所鍾。正其黎獻。迎之輒親者。而就此

擴充即樹畜倡導無不調劑皆從吾老為沾及已耳吾朝夕顧復不待聞啼號而思懷而試以及人尚忍同體中有苦啼號者乎惟是慈愛兩切正其蒼赤遇之輒通者而就此引伸即撫摩鞠育無微不至無非就吾幼為暨及已耳凡家諭戶曉者其及甚勞此之為及第令勿侵其利勿奪其時則善貸不窮非必有費於吾也若何不以貸之者及之凡人與人與者其及有限此之為及第令各率其性各遂其欲則同焉各得原非有格於人也若何不以同之者及之蓋人主縱至忍未有不自愛其老幼之得所試察其自及者從何托根從何溢發而命脈立通何弗及也人主一念忍未有不坐視其老幼之失所試察其不及者從何隔闕從何湫庶而病

瘁已徹何難及也是心足王正謂其足及耳必及之而後足耳王胡不用哉

它作皆不露心字唯恐下此獨根上心字馳驟有法

老吾老

矩履極當
題意極明

所謂誠其

一節

意以勿欺而誠故慎獨要焉。蓋誠者勿欺之謂也。有欺焉即偽矣。此慎獨之外無誠意歟。且誠意之學。詎非善惡之介。而聖狂之關。哉。乃其義則何居。而功則奚先也。吾知謂之曰意。則一念方萌。而獨知獨覺。原有不容欺之真見。謂之曰誠。則纖偽必除。而獨知獨信。尤有不可欺之寔功。故誠意者。毋自欺而已。其瑩然一念。極太。虛茲者。本最真。而神明奉之。毋使邪念襍焉。以自汨其瑩然之體。其惺然一念。由最初來者。本至微。而微漸防之。毋使妄想參焉。以自昧其惺然之機。其如惡惡臭乎。人情當其惡惡臭。則更無不惡者。以挽之于中也。故毋自欺者。如之也。其如好好色乎。人情當其

好好色則更無不好者以分之中也故毋自欺者如之也不欺則慊而反觀於此心之天已無虧欠而愧怍不自欺即自慊而內無愧于獨知之地常覺愉快而充滿以此知好忘之為獨而慎獨之外無所謂誠意矣故君子必慎其獨焉省察於端倪方呈之始而去私去偽所必嚴也誠惧纖毫不慎則纖毫已入於欺也克治於隱微獨覺之中而遏欲閑邪所必力也誠惧幾微不謹而幾微遂離於慎也蓋人心虛而能應靈而能覺故好惡之炯而不昧者天明也意之所以當誠也而寸衷之快焉無憾者自念也意之所以能誠也惟慎獨故自慊一不慎則自欺矣安所謂誠意哉

極之矣又自能讀此文此題自當了

其後撰家
歷々証據
絕善卷第
括花之態

鳶飛戾天

一節

語道於詩得察機焉夫道固不察鳶魚其顯者也詩言識此矣且求道而索之隱也彼特不察其不可見者即在可見之中耳而不知人自不察道則何不察也獨不觀一形一色皆天性邪而又不觀一上一下皆真機邪則詩所云鳶飛天魚躍淵者是已道無畛域安分上下而惟無域故能羅大造以為域天淵亦道中物也鳶飛魚躍又物於物而不覺者也道無迹象安假飛躍而惟無象故能鼓萬類以呈象飛躍亦道中事也于天于淵皆居無事而自著者也天地以一中分化而此無偏枯彼無滲漏則安見蠢然冥然者之無真宰乎故鳶不借能於魚魚不借能於鳶而共率其性則

物類之呈能。悉道之呈其能也。俯仰見聞。天真觸處皆是矣。造化以太和司鑄。而彼無奪倫。此無凌悖。則安見同焉。誘焉之非。各得邪。故于天者忘天。于淵者忘淵。而各率其性。則物類之効動。悉道之効其動也。流行布濩。機緘無之不露矣。設有天淵。即有鳶魚。而親上親下之性。不易其常。藉令易飛而躍。易淵而天。必且以為怪異。而駭之。則道之當然。不易者。觸目而可象。縱有鳶魚。即有飛躍。而上察下蟠之機。自適其適。假令責鳶以躍。求魚以飛。必且以為矯拂而失性。則道之自然。合節者。即景而自彰。蓋鳶魚化於道而忘道。是道本自察。鳶魚直不能察也。吾意夫婦之日用。不知非乎。鳶魚殺其端而無端。是道無不察。持不盡於鳶魚也。吾意聖人天

地之所不盡。又非乎。莫破莫載。於此微已。詩真善言道哉。

就鳶魚拍點。委不羨。玄虛。題中光景。躍。少會。

鳶飛

說理甚冷
運局甚照
亦為此題
呈稿矣

○

其次致曲

節

能誠之能即能化之能也合矣融洽無言

極致曲之妙一能盡其性而已夫誠至則化性體也致曲能此夫
非盡其性歟且人未有有性而無誠則未有有誠而無能者故至
誠盡性參天地則化矣而其次未能也然亦未始不可能也嘗試
觀之人心蔽錮之後驗之感應卒然之頃不有曲在乎乎迷乍悟
孰扶其靈倏感倏通孰抽其緒以此思能能可知矣故其利而之
復則天地之心見焉其復而必致即天地之性存焉致之者就念
體認務引其能達之良而天真隨引隨暢則致之時即至之漸也
致之者又逐念推究務滿其能克之量而本體愈拓愈克則能之
致即有之積也自是有則俱有誠中者形外矣能則俱能誠立者

機通矣。彼其著也。明也。動且變也。肢體皆神行。經綸悉性術。我忘乎其施物。忘乎其被。可不謂能化乎。而誰則能之哉。唯天下至誠以一實。含萬分之理。故端倪莫測。變化行焉。而彼當體即是者。此以能盡其才。適還所性之本體。誠一則能一也。敦化裕時出之機。故篤恭不顯。神化流焉。而彼合下能誠者。此以無失其能。同完所性之能事。能一則化一也。蓋誠在未能以前。幾介危微之際。故必假察識推致之功。而即曲為能。即能為致。原非人為之增設。故誠在既能以後。幾入渾同之境。自無俟思索鼓舞之勞。而致至即誠。誠忘即化。同歸於天下之全能。民物可盡。天地可參。夫豈必至聖哉。此之謂人道。

不由是委
的實不待
他人皆作
行行之不
善耳

誰能出不由戶

節

道不可離。求其悟之者難也。夫人可離道。則亦不由戶。吾求諸人。何其無此悟邪。且斯民有所出入咸用。乃所日用不知也。說者輒以顛蒙為解。頑於咸用之中。有並切而獨昏者。則欲為之解而不得矣。蓋人之所由有二。有昭昭之由戶。以為道有冥冥之由道。以為戶兩者。非特離之不可。亦離之不能矣。以今觀之。誰能出不由戶乎。其不能不由也。求行之徒。必求通也。道開公共之門。通於人不更甚乎。而貿貿者。終身不循。何也。其盡人不能不由也。有生之徒。皆有覺也。道著統同之路。覺夫人不更切乎。而憤憤者。舉世相沿。又何也。道之由也。微足窮造化。遠則包古今。其達天證聖之

途與有如隱恠者。弃而逃之。則直以枯槁虛其實矣。夫以虛質托世。此其勢不能。蓋其故不可知也。道之由也。內足統形色。外足管倫物。其六闢四達之衢。與有如放軼者。背而去之。則直以墻面終其身矣。夫以墻面行世。此其勢又不能。蓋其故不可曉也。彼固莫得於易簡外。別創乎奇袤者。以為措足之域。則是本無奇袤也。奚為猷。此易簡而荒之也。戒亦未見其詭僻。內有勝於中庸者。可為駐步之區。則是莫如中庸也。奚緣取彼詭僻而易之也。吾誠熟思而不得其說。即令彼靜而自詰也。將亦謂之何。彼見人若斯。或以為異。乃於已迷罔覺也。不可謂大惑哉。

從漢能二字討何美却戶是戶道是道極醒直又極益極合

不亦使知
正以知則
病由耳此
交極醒微

民可使由之

二句

使民以道者。無易言知也。夫由者不必知。而使之知。則由反病。導民之機。可識矣。且道覺於知。亦蔽於知。故無知之衷。可牖。而有知之途。多歧。與其以知。知無寧以不知。由使民者。不可不察也。夫民何以可使。由不可使。知我日用之常。固非精蘊。故不有領會之知。由皆忘也。神化之精。不涉情識。故一有見解之私。知亦障也。夫民也。顯蒙未剖。直可使囿於道之中。而亦政。惟此未剖之顯蒙。猶滯與於斯道耳。如必強使知之。恐上多方。則下多智。并其所由者。而亦非矣。奚可焉。夫民也。侗愚未雕。僅可使循於道之內。而政亦惟此未雕之侗愚。為不詭於斯道耳。如以必知使之。恐智萌起。則偽

萌滋舉其所由者而反悖矣。奚可焉。由出於性天之偶合。是夫婦之知能。而聖人天地所不盡也。一求附於知。則偏見私臆。且遠以鑿性。故仁智猶以有見病道。而百姓無責矣。由範於經常之不易。是易導之軌。迨而蕩平正直。所從出也。一求增其不知。將矯揉造作。且甚以拂經。彼異端方樂乘其惑溺。而使何易言矣。夫非薄待其民也。吾溪慮夫高明之害道。而轉望於庸愚。則何可安開其知。隙又非析知於由也。吾溪恠夫隱僻之非著察。而猶幸其行習。則何可察責以溪微。是以聖王在宥。寧立一室之矩。以端趨向。蓋有曰之無拂之也。即時音教。誨惟揭當然之路。以一心志。蓋有不使者。深於使者也。吁。

衣敝緼袍

全文甚潤至

有進道之基者。當用而不當之也。夫伎求俱低。由也。幾於臧矣。而何為不用哉。則知臧之難也。嘗謂吾儒之學。其根基始於立心。心與物持。則不可令吾心有不足。而心能昧物。又不可令吾心有不足。要在隨力所到。有不足於心。而後無不足於道耳。何也。人情未涉榮辱之境。猶可解脫乎物累。至人已並至貧富相形。外觀其華則伎懣。從外誘而生。內觀其朴。則貪求從內攫而出。而由獨緼袍不恥也。善哉。由乎胸襟洒落。已不涉於濃淡之見。而識趣高明。且將造於精微之域。當復何屈而不足進哉。六復何用而不足臧哉。而由奈何終身誦之也。用則有涵涵無盡之意。愈用愈見其幾之

味何用二
家何等強
化真是善
誘法門能
人一向翻
塗此作一
筆鈞在妙
境非凡

難化而每以誦之念。虛其用之心。用則有優游不息之精。愈用愈見其精之自奮。而每以乏之念。畫其滅之路。滅在不容思議之境。有意為滅。則意與境相持。固見渾融之難。滅尤在無可自乏之際。有心於乏。則乏與滅相反。尤非深造之妙。故見內而不見外矣。用之當有去其見者。非一心而異用也。要似性靈原無止乏。即所謂用。亦就其中而強名之耳。必用無其用。而始為善用。我大而物小矣。用之自有融其我者。非異趨而同用也。要以性真原無究竟。即所謂滅。亦就其境而強擬之耳。必滅忘其滅。而始為至滅。不然守是道而據以為乏。則堅持之心。既流於滯。而盈滿之私。復乘其高曠。亦安所得滅。而詩之所謂用。將在不恃不求之內邪。

一日克己 二句

仁通天下於一日。決其歸焉。夫天下歸仁則仁矣。而以一日必之。仁顧不在克復哉。且仁道至大。謂其合天下為一也。而禮正其疏。通之脈已。則其睽隔之端。故為仁盡之克復。非與天下渺不屬也。又非必久而與天下通也。想夫一日特仁中之呼吸。而吾心公私之介。惟此日則天下通塞之閑。亦此日天下乃仁中之肢體而已。據之則終身祗守其一膜。禮通之則六合可照於一瞬。已之克也。幾最嚴。以滌除還真體。片念務撤其藩。則天下之所以合其精也。禮之復也。功最密。以應用合存主。纖悉務究其實。正天下之所以通於我也。吾欲取天下之情性。悉諧自己。其精神容有管攝。所不

說理甚透
抽詞穩重
鑄局渾雅
兼此數者
久矣大方

能到者。惟此日以前之非幾盡。斬則種種森發。畢符於則。而禮所
調適。何人不調適也。天下固已翕然歸矣。吾欲取已之形色。強附
於天下。其志意。亦有勞馳而不洽者。惟此日以内之天真盡完。則
在在應感。悉中其節。而禮無滲漏。更安所滲漏也。天下固已沛然
歸矣。凡已之所便。必無禮。無禮。即無其所以鈞陶天下者。而廓清
僅一念之迴環。故方握樞於一日。旋收功於一日。凡禮之所當必
無已。無已。即無其所以拂戾天下者。而觸處皆天理之流注。故方
內證於己心。旋外證於人心。蓋以天下治此己。縱神情稍格。必引
為偏私之咎。仁者所為。深心省察。必於一日致其決。以已通天下
終交孚無間。直達得其同然之體。仁者所為。隨時體驗。特於一日

晰其幾。非天下歸。必無以完仁。非一日克復。必無以浹天下。以此
思仁。仁可知已。

天下物。乃真。實。究竟。唯在不是。空。有。法。

一路凍
水長鯨
巨浪洞湧
之勢無端
無際

遜比接搖
自有神行

8

可與言而

節

論言而歸之智以其能無失也。蓋知者言與人之所衷也。否則幾何而不兩失也哉。夫子意曰：君子以言公天下而亦未嘗以言徇天下。要以人自為品，則人自為言。虛而照之存乎知，夫智亦矣。必粥粥焉人而黑之白之，我彼其人各以其不可之較然者，懸好醜之形以投我而我可目之以不迷矣。彼其人各以其不可之較然者，分喧寂之路以示我而我可目之以不爽矣。胡賢賢焉可與而不與，有為之受者而我不可為之輸。胡賢賢焉不可與而與，無為之茹者而我認之為此。舉所為虛懷，注想思一遇而不可得之人，而竟不能以言收也。舉所為遲迴，顧盼莫一當而不可得之言。

易記

十四

而竟不能以人受也。此其失不在人，則在言而聽之不智之故哉。唯智者能以其人之來肖其人之往，以其言之虛乘其言之人，不主妍亦不主媿，立之乎兩忘之境，隨其所至而自取衡焉。故均人也有時乎重以收之，有時乎輕以弃之，輕重兩御而人與言兩不失於衡也。不主靜亦不主躁，處之乎四虛之途，隨其所適而自取則焉。故均言也，有時乎出於機，有時乎入於機，出入兩調而人與言兩不失於則也。故移其與言者於可，移其不與言者於不可，智者亦不過共此賢否之品，而特妙變化於神明之府，不盡與言而不可以施於可，不盡與不言而不可以施於不可，智者亦不過循此語默之途，而特握權度於虛靜之體，不然則未有不失者也。

行有不得者

二節

極一自字
旋轉弓法
合配命所
左弓境右
情

君子正身之化求之自也。夫正人者自正也，故惟反求如君子無倖福矣。且天下一身也，身不離自，則天下之不正亦其身自失之耳。夫失之其自，烏得不從其自求也。是以君子有反已法焉。何者，人情見人則明，自見則暗，而反其見人者，還自見，覺微瑕隱慝，皆自疚也。無容匿也。人情繩人則苛，自繩則恕，而及其繩人者，還自繩，覺痛懲刻責，僅自完也。無容假也。故行有不得者，寧自其行求乎，正使外能迎合，而中情抱歎，乃自身受垢之府，則獨醒獨証，所必嚴矣。又寧以一行懈乎，正使隨事檢點，而纖悉縱弛，尤自身滲漏之處，則愈搜愈剔，所畢飭矣。其皆求諸已也。以天下攻其身，離

非意相干。悉引為動心忍性之資。而其隨求隨正也。通吾身于天下。雖從欲。享化靡非其誠立機通之境。蓋然尤泯而心体純。則積正之原也。是自得其得。非得人之得也。提縑密而措施當。則衆正之極也。是合人之得為己之得也。在詩有之。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蓋命非繫合之迹。念念顧諟。而無敢失墜。則其配永矣。君子所為切及求者。固如是矣。福非倖致之物。心心相召。而不違自心。則非外來矣。君子所為握化原者。固如是矣。非謂人無足較。而自性盡。則人性之窳。係自得。非必諱言求福。而皇極建。則福極之時。欽自神。終身有憂。憂此自耳。守約施博。守此自耳。吾故謂君子之異于人也。能立命也。能徠福也。蓋無非求之自也。

學問之道

節

以學問論。而益知心之不可不求也。夫人未有不知學問者。而其道盡之乎。求心。心固可放哉。嘗謂人生最初止。有一心。其後乃有學問。今反驚學問。而昧本心。吾不知於道何居矣。試思人之能學。能問。是孰使之。蓋必心存。而後主張。在口耳之外。又思人之所學。所問。是孰管之。蓋必心存。而後融會。在口耳之中。故學問寧有他道哉。在求放心耳。心從何來。又從何往。此非涉獵可到。而能於此際諦觀。便為真境。心既可縱。則亦可操。此非鹵莽可辨。而能於此際體認。便是真修。當物與物交之頃。恍然覺命乎物者。之非物也。而真體復焉。真體之復。天地之心之復也。學至於見天地之心止。

漢心大力
必評俱有
擔當

破的之說

矣。更有何者。足以大吾之蓄。而可從事乎。當念與念分之時。惺然覺。寧乎念者。之非念也。而真機潛焉。真機之潛。萬物之原之潛也。學至於觀萬物之原止矣。更有何者。足以擴吾之識。而可請事乎。蓋其放也。不必遠有所離。即浮游之想外馳。而本來之真。偶蔽放之心。放也。求放之心。又放也。雖河汨於象數之微。而祗益本來之障。其求也。不必力有所索。即自得之境。現前而神氣之調。已遠。藏之宥。密非放也。彌之六合。亦非放也。第壘乎德性之尊。而已盡學問之道。心之不可不求。蓋如此。今天下而無事於學問。已矣。若不能不事於學問。而曰姑舍此。以他之。則吾不知所學問何事也。

泰求已到。言下直捷了當。

體裁宏心
氣度冠冕
清品卓先
生久少以
鑽浮靡之
習

王子墊問曰

全

論士於所志。事莫大矣。夫士不預備。不可以應世。尚志如士。豈不隱然。大人哉。而猥云無事也。嘗謂天下莫小於隨世之功。名而性術為大。莫踈于臨時之倚辦。而預養則備。故士不空志。而欲宏大人之業。非其出而變塞。即勉而赴功者也。將使昭仁立義之化。不顯於世。而安用士矣。信如何謂之問。將謂士無大人之責。即無大人之事哉。而不知士政。惟其無事也。當其無有有之用。其惟尚志乎。志以神運。是地位之所不能域也。尚以恬操。是熏染之所不得加也。夫且一掬而有包舉宇內之規模。素位而有砥柱風會之節。概則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罔不育。義罔不宰。其量直極乎九州六

合之遠而仁無可忍義無可妄其介特嚴於幾微隱約之交故顯而矜奮於人之所共勉其志偽微而致謹於人之所易忽其志真夫士也以為吾一念忍殺機何所不熾則匹夫戮辱止其所深隱者而非仁無屋矣吾一事苟貪昧亦何不至則纖毫非有止其所必嚴者而非義無由矣居非念慮之偶觸而安止不遷則至仁停蓄之府何觸而非吾仁由非一時之襲取而坦履若素則克類至義之盡安往而不為義大人之事尚有不備哉蓋經綸不依性体即脩仁慕義亦勉强而非純隱居自有純操雖岩栖逸伏已併包而無外故與民由之而為富貴不淫之大人獨行其道而為貧賤不移之大人此物此志也人無小視士哉

萬曆丁未科

施鳳來字羽皇號存梅浙江平湖人

會墨

君子之仕

一句

君子依乎中庸

一鄉之善

全

稿

惟命不於

四節

敬其所尊

二句

故至誠無

三句

多聞闕疑

節

不患無位

節

誰能出不

節

志於道

全

子在齊聞

節



原件短缺

P1-P2

子温而厲

節

君子所貴

節

大哉堯之

全

克已復禮

節

南人有言

節

愛之能勿

節

有一言而

恕乎

君子貞而不諒

節

益者三樂

節

子張問仁

全

四時行焉

二句

先王無流

節

人皆有不

二合下

夫道一而已矣

節

如知其非

節

得其民有

三句

存乎人者

全

伊尹耕於

節

其自任以

一句

求則詩之
親之而仁

全
二句

此處詩注
自是渾融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

友也

友善之量極之古斯完也蓋友以天下可矣而尤有尚論者存善之不可足也如是夫想孟子曰天下之人品總以善之廣狹為量不究善之無涯則古今之品我猶中分而未竟也蓋善者鄉國不能限天下不能域古今不能圍恢乎大笑耳目之前不勝收不患不能與而患不能取世代之遙不勝挹不患不能來而患不能往嘗試按人之際善一鄉斯友一鄉善一國斯友一國而况友天下者不出善天下者哉量小者不得受大猶量大者不得受小此亦足以槩善矣願無窮之善收之耳聽目見為精而當之前言往行則又為粗友善之局我為當世一人之人則大而為千古一人之人

此處詩注
古今人何
不相及反
古及今何
分大小精

粗過處可
商然調度
得意處全
在此如朝
花泥露

人則又小夫安能自足而不尚友焉。古人往矣而其不往者言維
詩維書皆真神也。古人之言亦跡耳。而其傳於跡者人惟世
皆實修也。論之者豈必滯言筌以鏡前誚。彼其口所不能契。神不
能證乎。身所不能炙。世不能參乎。代設於升降之會。則性及功德
可以寤寐而原。而我亦與之降陟矣。嘿探於淵源之合。則帝王師
相可以羨墻而凜。而我亦與之後先矣。如是而論論始精。如是而
友友斯極。即當世豪杰接踵。我正存乎見少。矧鄉國髦士比肩。何
足侈乎大方哉。用是知窮善之體則當窮善之所寄。勿以目前自
阻。極取之神則當極世之所兼。勿以神聖為迂。斯得之矣。

前年力到後年局寬

值題布置
輕重疾徐
無不合法

惟命不于常

四節

凝命以善。故寶善者必擇人也。夫善不獨一已也。寶善以凝命者。
擇人可緩我。且天人之際神矣。而世多為不足畏之說。大都君黷
貨而小人以猜刻之術進。於是天所寶者君去之。君所寶者天去
之。天人不相應。而禍中於國矣。夫孰知命果在善也邪。夫命與
善似有常。而康誥曰不于常。此非命之無常。善無常也。當其善德
馨而天鑒之一姓。可以永年。崛起可以長世。當其不善穢聞而天
奪之。積威無挽於禍。凶世德猶促於短祚。而後知貨賄非延曆之
筭。潔備乃保命之徵。明於得失之故者。將天球世鎮。猶非國重而
况殘民之餘乎。將小善微長。收為國珍。而况其獻天之心者乎。楚

得此得法

未即合上
不以幸杜
為妙

閉合處不
用小巧法
渾以心論
融之

氣字詞調
俱軒豁不
凡

之不寶白珩。晉之寶仁親。皆善之以也。由斯以觀。君亦有所自重矣。豈醫無國而敗於賄聞。非所以寶善也。天亦有所授我矣。豈醫無賢而失於掄擇。非所以廣善也。秦誓致思。一介臣而別其休休者。如此則能容才彥。而國受其利。別其媚嫉者。如彼則不能容才彥。而國受其殆。夫利與殆。亦命之所為得失也。休休與媚嫉。亦人之所為善不善也。主術貴萃美。借公忠猶可益涸岳。故古之言善者。勤脩已。并及取人。皇天無別主。即民心乃可徵。天眷故古之言。得者福。國祚必推於利民。君人者。不畏天命。不廣善端。而孜孜權利。乃以得失之權。聽之不可常之命。其于寶也外矣。謂三書何渾成一片。脈理又自井然。

敬其所尊

二句

善體先王者。直通以敬愛之心焉。夫所尊與親。即先王之心也。非武周孰能以心通之。今夫尊尊親親。周道也。自先世已然矣。第音容邈。則意緒隔。乃欲起先王而質之。如其所尊且親。不亦難哉。乃武周不然。以為先王而其自高。曾以上文孫以下。則皆祖宗之一脈。此其欲尊欲親之迹也。有吾心而崇其所必始。推其所必達。則皆祖宗之寄靈。此其欲尊欲親之神也。吾第尋其尊之迹。按祀譜而崇之已耳。不有其所尊。即其所為敬者。邪。豈我水木之思。先王實式凜之。而吾以敬通焉。儼於尊之所至。復儼於尊之所未至。而必至。當時曾孫慶慶。而十五王在天之靈。追而愈顯。即先人之敬。

六君曰吾而竭焉者此之為敬獨裸將之文云乎哉吾第尋其親
 之迹按玉牒而榮之已耳不有其所親即其所為愛者邪猗與燕
 貽之謀先王寔武撫之而吾以愛通焉仁於親之所及後仁於親
 之所未及而必及嘗時祫祭典行而八百載天潢之派衍而愈長
 即先人之愛亦若曰吾而暢焉者此之為愛獨駿奔之榮云乎哉
 設其志於有是心無是形之中而其尊其親俱從先王之精神見
 形影恍乎冥漠之乎擊肝胆而接之戒而模擬也真邇其事於有
 是理無是勢之外而所敬所愛又從吾之精神生降陟究乎心源
 之接稟先世而受之命而體認也至吁此之謂善繼述而已矣
 又境極是刻画而有一種恬夷之度遂不露其刻画

統故字領
 下俱作現
 成者不使
 一實法而
 精密融養
 惠必自然

三 故至誠無息

三句

中庸究誠之體而目著其符焉夫不息也久也誠之體也而微即
 目之誠之不可掩如是夫且妙哉誠也內聖外王之總也性以之
 凝而少間斷則漓性以之流而稍壅滯則隔君子迄始終焉而道
 乃合則自成之妙睹矣故至誠者還眊眊於太初非其瑀琢而補
 之也完懇懇於一掬非其執復而修之也吾想其洗心淨矣物豈
 息矣然而息於黨也所以不息於靜也無俟聽之而孰為斷之不
 斷而已永續矣吾想其葆真融矣已念六息矣然而息於念也所
 以不息於性也誰為緝之而自無停之不停而已常留矣雖有晦
 明剝淩之乘搃委於誠者一元之候豈無古今旦暮之運總歸於

上下融浹
處無痕

而信乎俱
打轉在故
字上

誠者密禪之門而後知無息與久非兩也細按其脈絡而無際總
計其綿亘而有常識故也而寧直久已也計一心之流轉不過屬
此宇宙而計一世之措注不過肖此真誠則有翕於中者篤摯如
是而張亦如是則有蓄於中者淳醲如是而洩亦不知其何以如
是蓋未至於久雖欲為明著動變而不可得也內淺薄而無味微
亦無根也所以息也既至於久雖欲無位育參贊而亦不可得
也外傳心而暢發徵亦自妙也所以不息也則信乎誠之始終
乎物也非久焉未見誠之果有物也則信乎誠之合內外也非徵
焉未見誠之果時措也故曰妙哉至誠也

着諸易臺着理易物能公能入上尉乎詞宗

冲恬之
韻自軒舉

先點心中
字醒

多聞闕疑

節

士有真修而所得者內矣夫言行以自修也而祿在焉學奚以外
干哉且學分內外非也學止一內備而樞機之宗體用之管則學
之外不言祿而學之中非無祿夫言行之為吾祿也大矣聞見資
也是非悔吝之門此中有真應違焉聞見亦累也疑信安危之介
此中有真得喪焉故多聞多疑多見多殆闕可也而餘非可遂言
且行也人情爭於所欲調雖誤必騁然疑危積於中皆疾惡根也
不闕何以檢其入人情證於所有據欲發必銳然戒懼弛於中又
矜炫媒也不慎何以防其出博收者約取之多而會以不多之心
乃神簡則慮清指視之嚴欺慚之自默而證其幾矣精核者敬出

之餘而收以無餘之急乃念真則契合衆非之愆獨知之慚隱而消其萌矣曾是一言也幾經洗刷而猶招尤乎言堂滿堂言國滿國寡尤者之取於世若畜而取於言則已饒也曾是一行也幾經攝持而猶階悔乎行通通乎行遠遠乎寡悔者之過於人若拙而遇於行則已優也故謂學以媒祿猶迎而取也吾論學闇然而已而何以日章夫日章即闇然而在也謂祿以彰學猶待而至也吾論祿性足而已雖大行奚加然大行即兩性而在也淡而忘之學在祿外乃以純吾真體全而收之祿在學中乃以証吾寔用夫學也祿在其中矣而又多一千之之心夫其中之所學不既襍乎

提呼慶不中道送後發盡不傷神

軒舉之中
自有沉潜

不患無位

節

善患者於已得其真焉夫何以立何以可知已自有真也能舍此他患哉今天下名位之想中於人心吾烏乎禁天下之不為名位者第思有以實之則外驚之念自淡有以專之并內觀之心亦消矣何則通人無高顯之位則不展備士無章赫之譽則無徵吾有所試其長顯其能則此位與名一藉也有位而不授無術之士習名而不附無根之身吾不先為可立為可知則此位與名無庸也天下疇巖脩而不達正不患無達之地而患無所以達天下疇偉抱而不彰正不患無彰之人而患無可彰無位非患也位之立尚虛而所以立則虛擬猶實事也人生宇宙必有與立砥礪名義立

以一身荷負君民立以天下不謂他日勢位有此立今日素位無
 此立也念及於預此立者位倍是以惕吾自樹之思而無位其後
 者矣莫已知非患也人之知有待而已可知則以無待基有待也
 盛名難副集豈無目明庶物吾可知於人達神化吾可知於天不
 謂人知日有此知獨知日無可知也念及於求可知者莫知倍足
 以動吾自欺之懼而人知其後者矣蓋君子非必以立媒位以可
 知名知也自立自知正反躬之實際即欲轉一念於名位之中而
 非所暇也君子有以消之已又非必以立而遺位以可知而遺人
 也即所立即可知生乾惕之真精雖欲弛吾修於名位之實而又
 非所安也君子有以一之已世人逐逐於塵未必位我隨名我追

而先已釋本體欺真知君子孜孜於寔即使終焉窮約沒世無聞
 而不妨為性立為獨覺吁所以患此不患彼與

借病叢蘇瓦上賢利有此深心此文却開口便道破

不患

一推一敲
的：是怪
嘆

一起得法
能何莫之
神

誰能出不由

節

道之當由。聖人醒之以必由焉。夫道由之路也。既以不能不由而率莫之由。獨何與。夫子特醒之以為率之謂道。民可使由。天蓋顯設坦夷一脈。以範人。亦既以全能界之矣。而世且莫由焉。夫不由果可無由。則必能。局其靈機。然後可不由。或可他由。則必能轉其途。轍然後可。而道猶戶然。是出者機也。愚智同此寤矣。亦域者機也。凡聖同此途矣。誰能出不由戶乎。匪是無以施步趨也。則誰能出不由道乎。匪是何以妙行持焉。道莫我出於日用。而坦坦知能。絕無崎嶇。一自受矩於性。而翕張以斯矣。人猶是翕張中人也。冥焉遵途。迄不得其正路。何為者。道引吾出於寥廓。而種之經綸盡。

屬平康一自轉樞於命而閭闔惟斯矣用猶是閭闔中用也旁皇
四出迄不返其故步何為者人情便習之處強之險阻必不遠而
道之與我習也舞蹈飛躍神不言之喻此亦至遠也去遠入不遠
豈情乎而何以然也人情朝夕之鄉移之他去即已苦而我之與
道志也出王游衍為必備之物此亦至親也本親而故違之豈情
乎而何以然也况舍此不由則已無可行道原無蹊徑去而周行
將身心寄於何所况即欲不由而吾業已由人原能識取馳而危
併將食息何以自安自性自碍空空神明之牖好徑好異徒為驚
惑之民斯亦大可哀矣夫獨非由戶之人哉何沒沒也吁可怪也

步驟遙揚若慈若護則于法饒于神

前吸入後
密公驅駕
題而處有
精心悍力

志於道

全

聖人論學極志道之全功焉夫道融而德仁藝合矣此在志道者
極之乎夫子以為學者一心炯然存羅然露無兩體也總此道之
脈脈隱現而熟之有候證之有倪是在學者自得之而要之自志
道始夫人終身所根據所依附所游衍道耳道隨入可認為心而
得為德純為仁道非與心二心隨入未可認為道而妄執之強附
之心終與道二故志擬所向道端其的焉非果憑體在性則不可
為據即不可志非果抱真在心則不可為依即不可志志而得之
謂德可據也覺道與心有把握則毋以僥得僥失搖之志道中宜
有此實力也志而純之謂仁可依也覺心與道漸湊泊則毋以僥

離俄合分之志道中自有此渾洽也道內據依無門則志猶浮寄而不決志內心力交融則道始歸并而日恬由是內攝真不妨以外習內神證久不難以神化形矣即日日游藝乎玩物者以為藝而養志者以為道也忽然而遇吾之寔得於象數則游亦可解據之縛油然而見吾之元精於事物則游亦可活依之神蓋耳目觸動在在皆心倪之露存養活潑物物有映徹之神而謂志道者必遺藝邪即藝即德即仁始為合內外之道而志乃化故茹精之法多於采華君子所以不馳道體也觀物之化還而證心君子所以全契道真也吁學止矣

女極紫練奏鈔處又寬然自以

子在齊聞

節

聖人之契虞樂有妙於聞者矣蓋韶以傳舜之神而夫子又以神遇之則在齊之聞妙矣哉且聲音之道可以證聖非證其迹也證其所以迹之者也以迹聞而聖人猶夫人也以迹之者聞而千古猶旦暮也義軒以還代不乏樂韶亦六代之一耳夫子何斤斤嚮慕之哉蓋以禪受際中天隆德也夫子之所欲遇也以重華歌九敘絕響也夫子之所雅契也何幸於齊快然一聞也聞者非特耳之抑且親之洋洋乎竹絲之間無非舜也豈直游之并且化之風泠乎精氣之投舜也我當是時浸假而奏受終夫子為攝籥浸假而奏平成夫子為禹臯浸假而奏喜起奏熏風夫子又若與九

長江大河
一性真樂
而迴調
折自是佛
觀

突超奇出

官十二牧。趨蹌一堂。而與擊壤之風。熙熙在塗也。其天遊邪。其神
遇邪。形若槁而心若灰。自覺與舜親。而與世味遠也。耳將聽之。而
心將與之。坐若忘而肢若墮。自覺千古近。而瞬息非近也。烏乎知
肉味。又烏乎知三月向也。慕而令也。聞。而後知得之。想像者。果
不如耳擊之較親也。人也。以聞。而夫子以不聞。以不聞。而
後知得之。聲音者。則又有進於聲音者也。其所傳者。即律呂可尋。
而其所不盡傳者。即天覆地載之形容。猶未得其似。其可見者。即
千羽自在。而其所不可見者。即后夔季札之贊述。猶未窮其真。夫
子亦第神游於清明廣大中。與虞帝冥契而已。即美善之誦。韶舞
之從。豈足罄其榆揚萬一哉。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蓋惟舜

以神傳而微不可擬。亦惟夫子以神會而妙不容言。聖人之以神
遇若斯夫。

以風送驟雨。又以雁色長江。其聲影何處傳。而

子在

得其華
活變至
以滌滯

子温而屬

一節

象聖德者妙於不可知焉夫温威與恭可知也而遠出則不可知
 斯其聖之時乎今夫至人不修形亦不減意其化而顯之外也猶
 其神而運之中也吾夫子太極為宰渾渾乎一元氣也無從窺其
 剛柔動靜之分而天倪為官脈脈乎相與為四時行也常竊測其
 寬嚴卷舒之似則有一中布象即夫子善秘不能不緣境而殊則
 有五行通君即吾人善意不能執象而空意其温者乎則非屬者
 乎而天地不以春和而置秋烈之氣疑可近又不可狎也豈其以
 屬濟温温而屬出之不得宜其温矣意其威者乎則猛者乎而天
 地不以秋烈而斷春和之脈疑可畏非不可親也豈其以寬濟威

威而自化夫猛不得宜其威矣則又意其恭者乎則拘者乎而天地不以程度而煩布置之勞似檢點也而實非檢點也豈其以安化恭恭而忘其恭不得宜其恭矣析之分時分見和煦者不妨丰稜者不妨謹飾謹飾者復不妨和煦逐境付流若有兩調停均節於其內而合之互動互應以為和煦而丰稜者寓以為丰稜而謹飭者寓以為謹飭而和與嚴者寓遞運代流若有所渾融消化於其中非陰非陽非張非弛而配擬無迹也陰也陽也張也弛也機緘渾忘此蓋歷試于朝廟鄉黨見有此象而不得其自微想其中和時呈以為有此弊而猶不尽其真者乎噫亦妙矣

抑揚呼吸亦俱自有法

約法自便

君子所貴乎道

節

柄政有體於道外無貴也夫修身以道而政體具矣違代有司之守乎今夫貴與賤不獨位也自操術而已矣載身於高而托術於卑抑何不自貴也夫不有瑋術於此可以範身可以模世而謂君子所貴者非道也邪道者精神之用也麗於形則容言色澤無不顯之符也形性之合也率於真則動止噓吸有必應之脈貴道者大略有三以肅冠裳非容貌之為動也有動之者合道之莊載柔載戢而暴慢遠矣以儼瞻視非顏色之為正也有正之者秉道之孚式金式玉而信近矣以章訓術非詞氣之為出也有出之者吐道之華是則是程而鄙倍遠矣淺之形者攝之神將威儀以定

卷序每

十五

命而文章以達天。得之心者符之身。將功熟於素嫻。而機應於卒至。凡此皆道也。皆兩貴也。官衆有者尊其術於形埒之上。幾經參擇。以彙此道。夾一物焉。而以為襟也。持大柄者。抱其體於專注之中。幾經鎔鍊。以樹此道。偶一馳焉。而以為踈也。况肯尋遠問互。若有司之事乎哉。其事也自有主者。其不治也。吾以問主者。夫事之弗貴於道明矣。君子託身於道。猶有司托身於事。易而為焉。既不明於分位之宜。君子以不事。事成其貴。猶有司以事事。成其賤。代而操焉。必且妨其鴻鉅之略。君子終不以彼易此。蓋審所貴矣。

布局嚴密。鑄詞清貴。

前後俱是
震翻全于
過處着力

大哉堯之

全

帝德之大。終難名者也。蓋可名非大也。名堯者不能得之於成功。文章而大。何如哉。此夫子上嘉之曰。君有極則必曰法天。蓋同天體則德玄也。同天化則德顯。亦玄也。有德而令人見德。去天遠矣。與稽古帝大哉堯之為君乎。彼非無以為也。而以天為也。中天啟運。是開放勳文明。而如天主極。穆乎精一。默運遐而想之。巍巍其峻極之神邪。蕩蕩其丕冒之象邪。必沾沾於一息一澤。天下猶有慕而思咏者。而堯不尸也不尸。而民已恬於固然矣。必煦煦於此。施彼沐天下。猶有感而思頌者。而堯無庸也。無庸而民已穆於自然矣。耕鑿便而擊壤游。忘天物之適。忘堯民之適。而又烏乎名。

觀其煇其
奇麗而一
段雄沉之
力不易測

翻進無迹

之。豈。伊。無。功。維。天。風。雨。露。雷。皆。功。也。而。皆。無。功。也。大。故。也。豈。伊。無。
文。維。天。日。星。河。岳。皆。文。也。而。皆。無。文。也。大。故。也。夫。且。日。顯。其。成。功。
而。巍。巍。乎。布。施。而。不。既。即。平。成。亦。一。班。耳。而。疇。能。舉。之。夫。且。日。見。
其。文。章。而。煥。乎。敷。賁。而。不。可。象。即。光。格。猶。闇。然。耳。而。疇。能。揚。之。取。
大。於。天。者。知。天。之。大。則。能。名。而。克。之。民。亦。若。物。之。貸。化。於。玄。造。而。
不。見。其。有。運。大。於。民。者。猶。有。大。之。可。指。則。非。大。而。克。之。德。亦。若。天。
之。費。於。萬。物。而。偕。忘。其。有。此。兩。謂。則。天。乎。即。曰。蕩。蕩。曰。巍。巍。曰。煥。
乎。吾。猶。強。名。之。無。言。民。矣。吁。此。可。以。識。克。之。大。矣。

擒定則天二字擄風步急不容盤旋

動中理解
游刃有餘

克己復禮

節

一起通節
俱醒

宿帶處不
但題醒亦
且分省

聖人揭仁體惺此已而已夫已惺而天下現此仁體也不由已而誰
乎且合天下謂之已合天下於已謂之仁故一已耳迷則剝悟則復
剝復係仁之大界而迷悟第轉已之一闕則為仁自識已始故夫子
與顏淵論仁直以克己復禮告之蓋仁非外於已也即形色即天性
條理之謂禮而脈絡之謂天下已又非可溺為已也雖天性而逐形
色將條理之淆於氣而脈絡之斷於私故法莫若以克焉從形氣來
者於欲暱攻其暱無使滋垢將垢洗而真矩呈此中天清地寧之象
自在也挾血氣出者其勢捍摧其捍無使滋募將募遣而天則還此
時萬物一體之景亦在也故謂克己與復禮分兩境非也理欲不爭

於一途克則復矣。是一已之真消長也。謂復禮與歸仁。分漸次。亦非也。宇宙互藏於一元。復則歸矣。是一已之真分量也。然則已之體精矣。靡則為私已。而克則為公已。而已之力亦弘矣。構私第已。溺其職而驅私亦已。握其權。冥對危微之介。禮且滄於羣迷。而提其神。立剖羣迷而歸之湛澄。非已也。邪從已。迷還從已。醒人不能代之覺也。密勘勝負之闕。天下幾隔於積妄。而醒其厥。立祛積妄而還之妙明。又非已也。邪從已。弛還從已。奮人不能助之斷也。蓋公已於天下。則已仁體也。吾當分已於妄已。而合已於仁。則已又為仁之體也。吾當即已以攻已。故克之說。主剴正。由已之實力。由之說。主專正。克已之獨力。通於已者。其於仁之全體。直任之而已。

南人有言曰

全

聖人戒無恒而重以易訓。惕焉。蓋無恒之取羞。則其不可易尤嚴矣。人奈何弗占也。且恒人心也。自聖人以至途人。而皆不可以無恒。以失心而失業。失德必且覩然人也。而世乃甘焉。將無舍恒。猶可作一事。而幸免悔吝之途者耶。夫吾採方言而誦聖訓。其巫醫之不可作。南人之言。既如彼。而不恒之承羞。易之訓。又如此。夫人一日不作。則為惰行之人。然至作德而始細。一念弗恒。則非善作之人。然止云不可猶寬。聖人曰。吾以不恒。創之不若。以羞激之人。即不慮行。還顧身名之玷。鄉里不齒。必遽然矣。而况謂之曰承則。名辱之門。舉念已媒。人獨能無惕惕乎。人即不畏名。回視行誼之

機新調擊
正合女時
之好

敗夢寐負慚必悚然矣而况謂之曰或承則招致之撻起慮可虞人獨能無凜凜乎故謂里謠之不足信也至經聖人之筆如親榮辱之境而揭之詞則其肯倍醒謂交象之猶可忽也至發良心之耻如負人鬼之責而莫可逃則其念豈昧而人何以沒沒也則亦不占而已矣占之於易也雷風之運皆可以作吾之精氣兼占之於心也知恥之勇即可以斷吾之二三何至以作聖作賢之身自甘巫醫之不若而終身羞戮迄不自知其不可哉吁知占之說者不恒可奮為恒人道庶有維也已

此等格調昔時駭為猖狂機鋒甚迅而後氣絕無凌厲態矣生初自能動人

抽辭處
日標理處
判心

愛之能勿勞乎

二句

情有必至聖人為盡倫者原焉夫勞與誨似拂而以愛與忠之心行之則有必然者矣此夫子原之以為慨自慈敬誼裒世且以護子諱君之為有餘於情也不知正其不足於情也夫使情有餘則心力之所罄竭必有不遺餘慮者矣何也人於我非甚切則毛裏腹心之憫必無所逼而出我於人稍可置則成敗媿惡之計猶且量而投至愛子而天性真矣有謂珍戀中之願望不必厚而勞能已乎勞之於子也似瘁似苦而於以象賢元宗則愛者不得不出於勞常見慈父而備董責之術即令子亦若弗堪彼不謂弗堪而亦無諱乎忍之迨然後知其中之纏縷愈有愀然者矣不然愛子

能勿二字
已在愛之
忠焉下先
說得倒下
不費辭

兩扇中一
句一轉而
氣直融貫

者亦愛其有令名也。使以逸豫敗而疏乃甚。孰是愛者。能乎。我至
忠君而秉心懇矣。有謂款誠中之抒寫尚可留而誨能已乎。誨之
於君也。若翹若許。而於以弼德塞回。則忠者不得不出於誨。常見
諍臣而矢憤涕之譚。即明主亦若難容。彼不謂難容而亦無避乎。
慙之名。然後知其中之剴切。愈有勃然者矣。不然忠君者亦忠於
無敢隱也。使以澠忍終而欺為甚。孰是忠者。能乎。我蓋忠愛之心
真。真則直致其懷而欲喻之意。而無所飾。故行乎勞與誨於人而
不見其拂。忠愛之心深深則委致其送而相成之寔。而無所餘。故
竭乎勞與誨於已。而并忘其心。此之謂真愛真忠。而可為父若臣
原者此也。

泰理緊密
不漏一絲

有一言而可

恕乎

精言行者於心證其真焉。夫如心未有不真者。一言終身行。舍恕
何以乎。且學者涉世之道。即事心之道。貫於心先。聖人之一也。證
於心後。亦學者之一也。豈謂終其身行於世境紛紛。逐逐無以自
握者哉。賜也問一言而終身行。有約機矣。夫子曰。一。無。可。言。也。吾
與子證無不一者。何身與身疇。遞構則必漓。中有不漓者。可以縮
其脈。夫恕以忠信為實體者也。心與心接。互猜則必睽。中有不睽
者。可以疏其滯。夫恕以繫矩為真用者也。隱戀吾身者。情識以封
之。而情即與性二。引情之隔。入性之通。則恕得力為顯。營吾身者
形骸以域之。而形即與神二。解形之禁。証神之合。則恕又得力為

嘗試觀吾性未發時。隱隱惺惺。如心而來。未有不恰適者也。此怒之所順而導也。爾時此心有何添入。有何對待。即此已覺一體之可尋。嘗試勘吾心已發時。恍恍惚惚。不如心而來。未有能婉暢者也。此怒之所送而銷也。爾時此心有何隔離。有何通塞。即此已覺可行之自在。故天理人情之會。不必於身外尋求。但當以怒惺其體。先天太乙之妙。豈於行內無真。但當以怒通其蔽。何也。怒之體充拓得盡。天地變化而草木著。是無碍之境也。怒之用體認得熟。藏吾身而喻諸人。正不匱之術也。賜也味怒之一言。則一貫猶是何疑。終身行矣。

說程破的父受繕動

君子貞而不諛

辨君子者知其信理真也。夫信於理之謂貞。而諛。後信之已耳。觀

君子者是烏可無辨。且自權之失也。真儒曰。詭不如正。拘儒亦曰。詐不如信。兩者混而人堅。獨志天下始受諛之害已。故吾論君子。獨以貞焉。貞者事之幹。曷常不信而至是之是。喪於理則參伍之。盡意見無庸也。貞乃通已不諛。烏乎執曷常不附於正而自是之。是成於意則牽持之極。權度亦無庸也。諛乃局也。以君子之仁而守也。智以及之。即有所不混。不淄。以示介而力自定也。識自融也。達人之游道。內乎曲士得之。意迷力膠。迄不開矣。故曲士之所膠。為諛。而君子非諛也。以君子之義為質也。遜以出之。即有所不悶。

頓挫處
意轉醒

從精實中
透露極淨
或極精悍

不思以為堅而言自方也行自圓也至人之妙環中乎洩夫得之神結智困迄不返矣故淺夫之所結為諒而君子非諒也非謂貞之所執殊於諒之所執同一事也而貞者見理權亦是經諒者見事常不欲變其所起念不相為也而貞與諒分非謂諒之所見不盡如貞之所見同一理也貞者化意信亦成通諒者拘理正亦成度其所涉變不相為也而貞與諒又分故豪傑之破拘擥也千古未有可以意起其用理化也其為不諒也易見而豪傑之樹經常也信心獨往鬼神在握其衡理精也其為不諒也難知自有諒之人小忠小義成於己者狹而偏心執見禍於世者大君子為此不為彼而真儒之用睹矣

鋪敘有法
御題有法
其警醒即
在絕墨之
中

益者三樂

全

觀聖人嚴樂之辨而幾宜謹矣夫樂一也而此益彼損幾莫嚴焉可弗謹與且人性常止而其流活不可定莫如情故樂生焉樂之根心也微於未發為最近樂之入境也順於已發為易遷大都意有種而忽舒逢真則精洽心無鍵而不住恣妄則昏馳故益有三損有三焉夫非一樂而適分也逆理欲起念不自一念止覺各極其嗜以成適又非有樂而必分也既以一念歧理欲不得復以一念合亦各隨其適以定歸則常見夫秉禮持樂之士津津乎進友平中且恐當吾世不一列善賢而孜孜道友也夫彼皆苦而拘我形我者也不見其苦得趣乃深入於理路乃細逢原而上種種高

明益矣。則常見夫裂矩毀繩之士。遂於長傲凶德。若恐當吾身。不一及娛樂而耽。宴佚也。夫彼亦苦而沉。我溺我者。也不見其苦。受恋愈篤。入於欲路。逾堅轉速。而下種。早暗損矣。驟而涉之。若動念稍差。而嗜一分。則入理者。即有欲境。不為樂。入欲者。即有理境。不為樂。不如是。不足快吾意之兩極。吾於此得消長之大。幾焉。究而極之。若終身相反。而念初分。則好理者。亦有欲之一竅。好欲者。亦有理之一竅。若兩持以待人之自為。取吾於此得危微之大。介焉。蓋性無增。烏乎益。却損則益。舉念便為層累。性無減。烏乎損。遠益即損。快意極深。靈蝕。然後知出此入彼。間不容髮者。樂也。夫惟發情止理。樂復歸一。無損益矣。故曰幾宜謹也。

透入要
不煩

子張問仁

節

以行論仁。證之天下而已。蓋天下皆心之境也。以能行證之。而仁豈外是焉。今夫仁非他也。一體天下之心也。心原不遺天下。以為心。則亦不以窳守之為存。而以流通天下之為存。則夫子常以告子張矣。夫言仁。何以不曰由己。而曰天下。蓋天下己之脈也。邇觀皆備之初。人性已性。原無兩體。故立達而天下共焉。言為仁。何以不曰一亢。而曰行五者於天下。蓋五者一亢之布也。默操言動之始。參之倚之。是不一相。故舉念而衆妙呈焉。為仁者。第使逐念自檢乎。則心與天下。洽是真。而隔者妄也。隨境提醒乎。則天下與吾心。會是公。而碍者私也。有一慢焉。狹焉。欺且弛。刻焉。而可謂吾心。

淨其襟
處可心
際

意助造而
後更古勁

乎則有一行吾慢焉狹焉欺且弛刻焉而可謂能行乎往以耦物
必無不轉之名理一觸適現若灌輸然此恭寬此信敏惠也稍斷
續而不得行之活者幾也來以證心必無不孚之感召隨叩隨應
若桴鼓然此恭寬此信敏惠也一齟齬而不得行之格者幾也吾
何以知能行恭不侮人者是吾何以知能行寬得衆者是吾何以
知能行信敏惠人任有功而足使者是蓋以吾心之條理默湊天
下往來之神而以天下之應違細檢吾心起伏之路則不能行之
於天下猶可言也此痿痺之象在世室世者而不能行之於心
不可言也此一體之辭即心碍心者也故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
仁乃知流行之為操存功更萬也

一起高唱

妙在無言
意猶隱
遠去全不
於行生上
著力

四時行焉

二句

善證天者行生皆顯機也夫時行物生機焉乎秘而謂天隱乎且
終古之得而言者皆其與時往與物故者也終古之得而默者正
其緘而彌張機氣之行乎天壤而不容藏者也常談與汝觀天夫
不有四時乎百物乎其違為政也將不言不行乎其樊然生也將
言而生乎吾第見空之中相與日夜代乎前而未始已也一噓
而春一吸而秋此袞則彼旺謙事則乘權繩乎其亦有不得已
也而謂天行邪時行邪皆其不可知者也吾第見茫茫之宇萬物
芸芸陳乎前而未嘗有涯也或露而生成動植而生或胎而生薪盡則火傳貞靜
而元復油油乎其亦不能藏也而謂天生邪物生邪皆其無容

跡者也。鴻濛一氣之傾瀉，鑄時而時，鑄物而物。人但默游於代，默點綴之中，而不知其為氣使而為神用。先天太極之流行，天藏於時物，時物不能藏天。人而鼓嗟於陰陽變化之內，而不知其誰之帝。而誰之毋。蓋動靜皆所乘之機，而形色有性天之著。善秘者不能藏其精神之暢，而善議者無所摹其化工之神。然則我與爾能游於其神，則接時於心生，心於象固無俟乞靈於玄牝。我與爾但涉於其藩，則觀化時序，靜對形生，亦已酌元和於傾吐，而謂天果待言與。

來不知有所自來，心不知其所自止。其機神行於板墨之中。

結構有法

先王無流

二節

齊君臣之相成，契在行之先也。夫以先王畜君即好也，能必行乎。惟相悅而後知果相成也。且相畫之君俞之盛世風也。然或引嫌存迹，則有君忌直，臣匿忠，上下苟且以安世俗，而朋良絕响，已嘗觀景晏朝，臣不嘗以流連荒亡。先王所無者，啟君行乎。此豈沾沾沽直以兩可嘗君也者。夫曰高世主者，必不自菲薄以尋覆轍法。先王者要在持雄斷，以希盛風，斯以送而止之。不令安流亡之娛也。畜可知也。夫亦愛以成拂，庶幾省助之觀也。好可知也。而公果大悅矣。悅而大戒出舍，興發補不足矣。臣曰君非此無道方駕先王。君曰朕非臣無由軫念民瘼。上下和同，魚水相得，堯舜臯夔而

先提出高
字好字下
者然多也

敘題處生

於有林

後幾見此景象也。公亦自以為可傳而太師之命下矣。其樂則微
招角招也。其詩則畜君何尤也。夫臣慮事陳詞。莫主奏其疑。即積
日累思。不能當君一眵。為民請命。望君追風。動即殫赤。叩闕未必
不以市直招尤。而景果諒其畜也。乃所以好也。何難於悅也。臣以
好君自信。而悅在弼違。不妨以必行者。難其君君以好已信。臣而
悅在苦口。不難以比先王者。任諸已。歡然兩相契合。初無形迹。一
意追蹤古昔。遂至相成。此先齊足表東海者也。君豈有意乎。

謙海與敘事相類而於一赴一伏一進一收無處不見

精神而轉折更捷

先王二句

只証皆有

耳不重在

政上此作

解 即政以見
心妙得其

人皆有不

合下二句

大賢揭真心而有善還其有者焉。夫不忍一心也。有而供有之先
王寧加於人哉。孟子覺人以為常人。未漓之心。無以異於聖人也。
常人滅聖人之所同。有聖人怪常人之所暫。無然而皆有者。自若
也。嘗談觀人之於人氣。與氣合當其忍。若慘刻之無不可加。及慘
刻過而還念氣類。何以忍。則必有自訝其不祥者。人之體。人人亦
即已當其忍。不自覺其血氣之蔽。及血氣退而靜念已體。何可忍。
則必有戚乎。難已者覺忍。非忍。忍人非人。有謂父天母地之中。誰
為可戕之人。則真心隱矣。有謂胞民與物之襟。必待廣推之。聖則
皆又有隱矣。然而衆人有之。無以有剝之故也。先王有之。而斯有

孟子

三



原件短缺

P27

芝斯字遠
去皆有竟
直是敲情
吸顯

於存格
心即政也。夫使心非原有則先王引忍而之不忍。將設為長養之
方。必不能取之甚便。而先王不然。不過即有起。有弗自覺其真懇
者。之不已於政矣。使心非皆有則先王以此不忍。化彼忍。又將有
調攝之術。必不能用之甚捷。而先王不然。不過一有俱有。弗自覺
其經綸者。之與心符矣。從同根中起。念念自極於不可解。極覺吾
身痛痒。自拊自搔。而謂政緣人起。猶分彼此也。從生生中共。脈又
自迫於不容緩。極見徧世悲愉。急假急赴。而謂以政轉心。猶有等
待也。蓋以快其心之圓滿。則心不得停而付政。以肖其心之流行
則政不得隔而碍。心有之斯有先王所以完皆有之量。有而喪有
世所以甘忍人於終也。

挿入聽字
處有法

存乎入者

全

善觀人者。窮其心之神而已。夫眸子心之神也。以此合之言。而人
有度者哉。且人之欲度。必其不可告諸人者也。而非不告諸心。故
人能藏心。心不能藏神。觀人者。於聽言時。更設一法。則眸子其不
能掩者。我何也。存乎人者。不學不慮。心之良也。而目觸回應。則眸
子之良也。彼其竅最靈。與吾心之神明相倚。而其體最虛。與吾心
之媿妍相應。不設惡而惡不為護。不設正不正。而正不正不為轉
直而肖之。為傳神之官焉。卒而應之。為天然之鏡焉。此以知良也。
人即掩護甚工。至胸中已為。而忽不覺露於神。此其披衷以示。即
出之言。猶踈已。人即敗露。雖救。至不止已矣。而倏已呈於目。此其

館帶抄

施存梅

廿八

舉腹洞心。比伺之言。更倍已。而觀人者。徒以言乎。夫且聽其言。而觀其眸子。而人又焉度矣。蓋度者。掩之成也。人情有難對人言之。心而欲封之已。故用度。至一對人。而眸子不可對之。狀了了矣。掩者。度之為也。人情有匿不可言之。寔而猶報於人。故用掩。迨未見。報而眸子可報之神。又彰彰矣。言而善。吾以眸子合之言。而偽善。吾又以眸子正之。借人之明。以用明。故人若獻而我。不察即人之。證以證人。故我若燭而神不勞。何者。言不可匿。而可飾。眸子不能。匿而并不能。假良故也。觀人者。必欲窮人之變態。則有觀眸子之一法。以濟聽言之窮乎。

從來之稿必有獨擅一長。王先生所擅在無踰清教言。

機利而神
後觀者自
夾

得其民有道

三句

善牧民者。有牧民於心者矣。夫民各有心。不可強也。不得心而得。民其必不然。且天下其莫神於民乎。俯而聽人主。則無權悍而抗。人主則又有權。惟有權以制人主。而人主始不得以術制之矣。蓋有道焉。何也。民之一手一足。皆君所操也。而獨心。民自操也。民自為操。則雖留其身。而不能強其心。之不去。君之一仇一后。皆民所執也。而獨心。民又不自執也。不自為執。則吾可驅之使去。而亦可牧之使來。吾授道。民授心。何介而後。親為民應心。心應君。何弗曰。而至為草野。有不相及之跡。而心所甚快。則此一引領。彼亦一引領。跡不至。而神先至。得其神。而跡可無問。已封疆有或相阻之形。

而心所景從我、以意往彼、以精來形、若睽而情已合、得其合而睽、
 又可無問已、蓋民之心忽彼忽此、雖圓滑而不可控制、而其靈常
 足以識善、敗而不亂於衡、投其衡、民將自定、指臂相使、未足踰其
 聯也、民之心若聚若散、雖披靡而不可統一、而其神足以審去就、
 而不詭於從、違其從、民將自爭、竭蹶奔趨、止以赴其心也、常試觀
 古有山河不驚、敗圖如故而識者、取辟覆孟、非無民也、離披之象
 已在民之心也、亦有一旅未興、一成未定、而識者知其附衆、非論
 民也、嚮應之勢已在民之心也、夫一民耳、得則共主、失則孤君、係
 大矣、而乃在心之得不得、欲得民者、無道安其心、雖日鞭箠使乎
 吾未見不掉臂已、
 山左不文說不確、只曰之治、論以心、而以反、
 於松活現便是佳製

前來磊落
陸公奇峰
方振起一
篇之勢

實有感憤
之思不貧
其言之也

如知其非義 節

勇於去弊、尤責在知者焉、夫知而有待、非勇也、豈所望於知者且
 國之弊政、民知之、君弗知也、願君以利昏、可以義動、當事者格於
 義、以為宜、罷格於君、又以為徐罷、而國始不可為也、夫民之困也、
 當其不知、民豈能以義諍、惟有待一日知而已也、然而待知之日、
 民已傷矣、當其既知、君豈不以義悔、惟有一日悔而可激其已也、
 然仍為待之說、君且自寬矣、故不知有待也、如知則不得待也、義
 之與非、不兩立、圖是正、以晉非、且得弗速乎、知之與改、每相迫、俟
 後必且寬、今其謂能已乎、凡待者曰、度支不給、額外不得不暫權、
 然而難乎民也、試思昔取民恨不獲、頃更緩死而曰、待是何不忍、

及覆利辨
皆是真至
諸

一日無益之征而忍民一日之死乎凡待者曰小民停征有日偶
供猶賢於無已然而難乎義也試思今已猶痛不能贖前非而曰
來年是何不忍於數十年無窮之非而忍於暫時之義乎况既以
非矣後之與今何異既以必已矣今之與來何分吾待來而來者
復待互相推諉主君不復憚而便國之議塞是後將已而不得已
也皆待之說誤之也吾待來而來者中變事權漸移佞臣引故例
而謀利之說仍開是使君悔而不復悔也又待之說成之也蓋曰
待便有可緩可急之意始以為緩後將不復急矣曰待終為可已
可行之政先為未可已繼且必種行矣夫世獨患不知義耳又以
待寬之幾何不堅君後利之思哉民瘼何日矣

布置似寬
結構實緊
文之以機
法勝在

伊尹耕於有

節

初論快人

元聖持節之嚴惟樂道深也夫樂在道則嚴在非道吾何以知元
聖之節哉以此且出處大節衡於道有所樂於俗情者必有所不
樂於道情者世胡誣尹割烹我夫尹樂堯舜之道者也堯舜以道
治天下何與莘野一耕夫而彼且神游彼且精驚彼且以誦讀寄
羨墻以草茅炙揖讓此其中寧湯無自得者哉堯治唐舜治虞吾
窮治身無二道也堯得道而禪舜得道而受吾得堯舜禪受之道
契其精亦無二樂也抱道而吟載義而出猶將塵視勳華糠粃之
合矧其祿以天下繫以千駟之非道義者何足來大聖之一眄而
又肯褰裳就之然猶曰此其鉅者細而一介即樹節者不以讓名



原件短缺

P32

道義取與
所在極輝
且樂道

細而一介取與之非。即觀行者不以微廉而彼視道義猶衡也。滅太甚則有貪榮慕肥之恥。而溢錙銖則又有危微莫辨之恥。視執道義猶持衡也。忽於細猶為一介之失。積於細即為千駟萬鍾之差。故道論其非則天下不重於一介道嚴其是即一介取與不輕於千駟萬鍾。夫世亦有沽沽自好者。至於世情之所濡足而尹且浮雲。然後知其樂果能細萬物也。世亦有矯矯樹名者。至於矯節之所不及而尹且慎重。然後知其樂果能峻大防也。向令尹非真樂堯舜之道而得授受家法而融精一心傳則何以定性於中。而天下不能易析義甚微而鉅細不能淆。有如此是所以得尹而割烹不足辨矣。

最得喚醒
人意

求則得之

全

題意已
不醒

大賢醒外求而以我形之焉。夫求論其益也。在我則益。在外則無益。人亦何以妄求矣。今天下盡求也。以為非祈得必非情矣。但義利賓主之弊。何足淡人趨至有益無益。人可揣也。賢賢然求之終身而不問益與否。亦大惑矣。夫天下獨我耳。舍我則皆外也。我內則當求。使求我畢竟懸於不必至。而得茫然。則不求可以無益解。彼外則不當求。使求外畢竟如我。算計而得決然。則求亦可以有益解。自今觀之。求必得。舍必失。應乎精神。暫置之不必借覺於聖智。逼取之寧必邀捷於玄工。此不問而知有益於得也。是何物也。惟我則習而親。惟在我則麗而相守。求之覺有如取如携之

結語斬截
正是醒人
處

便豈待外索來此益哉。雖放可以悟轉久沈，可以乍逢吾論有益。必以此至求有道，得有命求舍俱聽於渺茫。過眼浮雲機巧不能倖，彼蒼默轉予奪自有司。此不問而知無益於得也。是何物也。惟外則物非故，惟在外則獲亦非真。求則覺有後勞，後擾之恥使知有內寧。至此哉。達人殫其節，鬼神嘆其愚。吾論無益必以此。夫我之自我與外孰重，無得猶將求之。况乎有益也。况乎真我原不必益於外世，何以不求之我。夫外之自外與我奚涉，即可得猶將置之。况乎無益也。况乎外無益，愈見我之有益世，何以求之外。遺我取償於非我，能得遂喪其真。得彼役役於求者，何不一醒乎此。

兩扁自是正格而轉折園家曲盡題情

仁愛根本
親、脈理
融遠文更
警潔

親：而仁民

二句

君子思以遠及敦而始也。夫施由親始而民物同之，不概用恩也。乃以善吾恩也。且世有揆無窮之願，而或窮于運施，酌有量之等。而究達於無量，何者。恩有原委，推有階級。君子权之矣。嘗試靜對行生肖，翹合朕矧民邪。此不得置于親外也。然亦僅親之支也。常試邇觀天性，氣類非偶，矧物邪。此不得混于親內也。然亦即親可推也。君子者有所置，旁及之仁，翕而鍾之。以効孺慕，有所收散用之愛，併而一之。以展敦庸，如此乎親也。而豈遺民邪。仁在矣。如此乎親也。而豈遺物邪。愛在矣。人止于父天母地之真懇，滅之親則元氣薄，而他必不給也。君子直於生身初發懇惻，而民者予

之拊摩。物者予之。得節。總一元氣而德。願付之。何不足也。人有此
儲恩給愛之元精。用之親。則真戚動。而餘可徐引也。君子豈于一
本外。萬精神。而民者。即此取拊摩物者。即此取搏節。總一真戚。而
酌衡授之。何虞。窮也。故有同室斯世者。則亦以民之疾痛。恬愉進
為家人父子之容。而要名。即親之心。而通之者也。不得以民先親
也。有一體萬物者。則亦物之夭壽。榮落。引為喜怒。哀樂之。照而要
亦徹親之意。而再及之者也。不得以愛果無始也。由親遞降之。為
民為物。是謂下轉。而其勢。順倒。置高。無論親窮於泛。而仁愛。亦病
於無根。由物層累之。為民始為親。是謂上回。而其等。明越。俎焉。無
論仁愛。壅於一。而親。亦病於不廣。吁。用恩者。知所始矣。

萬曆庚戌科

韓敬字求仲號止修浙江歸安人

會墨

〇〇 所謂誠其

有大人之事

鄉墨

〇〇 視其所以

稿

〇〇 為人君

〇〇 舜其大孝

節

有美玉於

節

三句

善哉言乎

不行

於敬

其心休休焉

節

〇〇 射有似乎君子

學而時習

全

禮之用

為乎

詩云如切

二句

〇〇四十而不

至未

賜也爾愛

二句

〇〇子謂韶

節

〇能以禮讓

何有

〇〇夫子之言

二句

十室之邑

節

〇中人以上

二句

〇夫仁者

二節

〇發憤忘食

二句

〇吾無行

丘也

進吾往也

二句

〇回也非助

節

文猶質也

節

〇君子之德風

君子易事

一句

〇〇君子矜而

節

君子學道則愛人

〇〇仲尼日月也

王請大之

〇言必稱堯舜

〇〇春秋天子之事也

中也養不

節

至於心獨

一句

人皆揭母
自欺句重
做好惡三
句不知母
自欺是一
部大學宗
旨此純重
發所以尊
元落至末
句更領元
神
深勘語不
易識

○ ○ 所謂誠其意者

節

析意於自。君子知所以誠矣。夫欺慊惟自。逆之獨而可知也。此誠
意在慎獨哉。且論意於致知之後。天人之路已明。明則未有不誠
者。顧知一而意漸歧。意前而知若。震自非常。惺此知誠。亦未易言
耳。夫誠之為言。超然獨存。不生轉念於後者也。亦快然獨遠。不介
隱念於旁者也。故誠不誠之別。於欺慊乎。分而欺與慊之別。總於
自乎。分既知此為真。彼為妄。奈何忽起一徇妄之意。非自明之自
昏之乎。吾不自受昏。而意已誠也。以此徇妄之意。即能竊理而行
者也。既知從真為是。從妄為非。奈何又起一護妄之意。非自通之
自塞之乎。吾不自受塞。而意原無不誠也。以此護妄之意。即根能

障止修

好色惡臭
是無自欺
中事點敘
有法

慎獨吾知
一言喚醒

從兩自助
必游衍無
人識破

聖賢兩人
商量語耳
若前費貶
駁後費画
添一紙隔
去為里

兩活之轉
以兩歲代
法聖歲待
整求節
孤越

辨而出者也。今試以好色惡臭投之好惡而為距為迎有不滿於
心。隨滿於境否。今試以惡惡好好按之意而必距必迎有不合乎
人。隨合乎天否。即此自慊即此自誠何不舉極快之欲心用之理
而一慊亦可萬慎一誠亦可萬誠。要第從最初之真覺返其宗其
慎獨乎。君子曰獨固吾知也。知固能筦意也。吾意有所徇天地鬼
神不及察而蚤已露於知是不磨之鑑常懸而欲使明不受昏無
如此得力矣。吾意有所護文告譴責不克加而寔已稟於知是無
偶之尊常在而欲使通不受塞無如此決幾矣。蓋謂之自猶若隨
意為游衍謂之獨必不任意為主張故不言慎自而言慎獨是禁
欺直禁夫欺之源致慊直致夫慎之始也。知致意誠尚有餘蘊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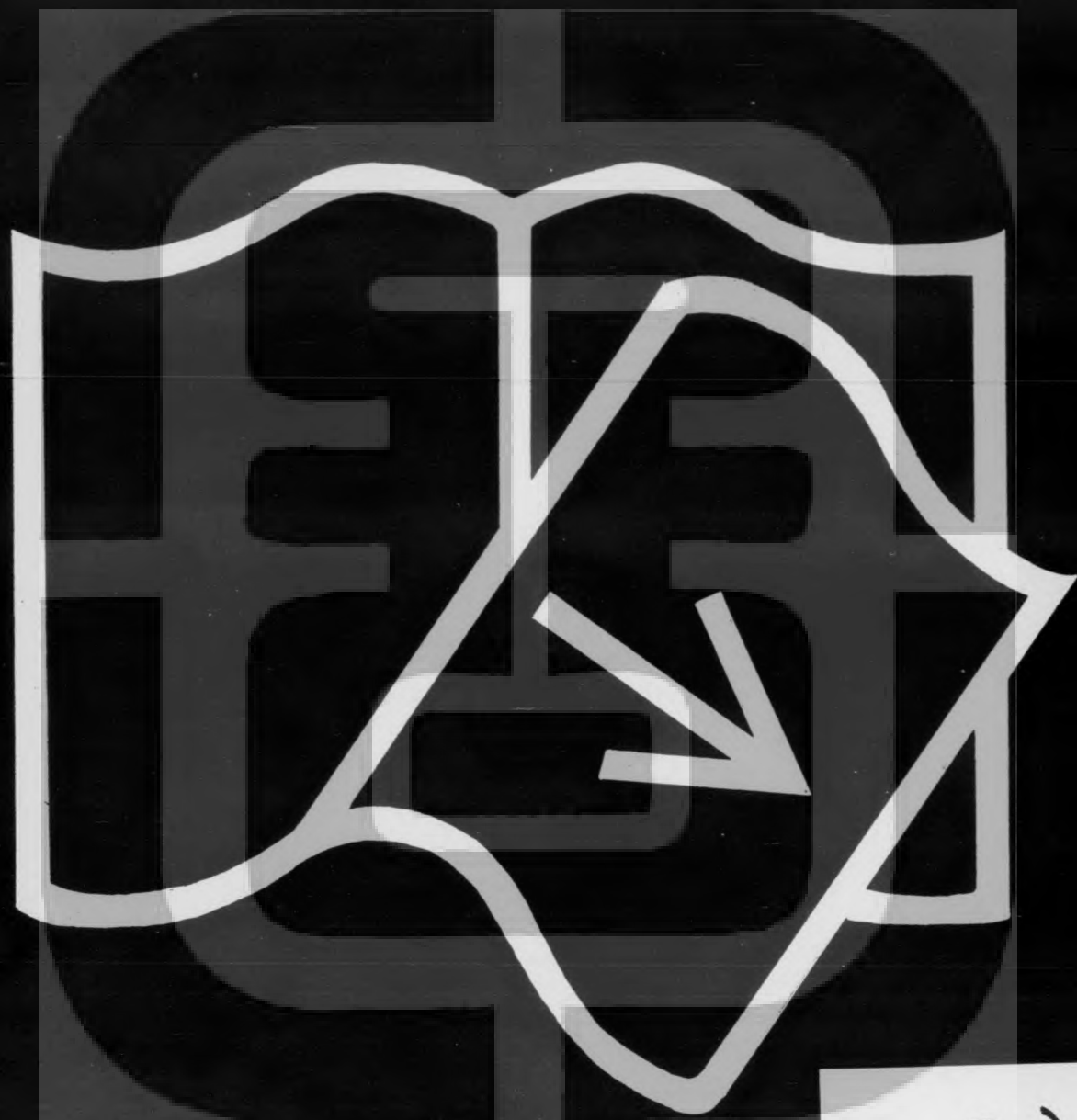
子貢曰有美玉

一節

人情雋永真是雅調

觀聖賢論玉而識用世之權矣。蓋用世猶活玉然其權妙之乎能待
耳而求豈所以訓哉。嘗謂聖賢自待甚重。心惟為世而不得不重。夫
世之用我猶在可知不可知之間。而我先挾一逢世之心。是使世未
用而先輕我矣。在昔子貢論夫子之聞政曰得也非求也。而茲美玉
之喻。願舉歲與求兩設者。豈真謂善賈可求邪。夫亦考衷焉。為用世
者立一程也。乃夫子則權之素矣。若曰是玉也。先有所必剖。夫既隱
耀於山川則不能藏。用有所必需。行將輝煌於廊廟則不可藏。活豈
待再計而決哉。願謂其為世用也。而美之。又當愛其美之寔矣。無售
之非其人。而妄希夫遇合。欲其用於世也。而活之。又當善其活之策。

說破求字獨見



原件短缺

P3

曲尽人情

说王使了
更不说道
说公處

矣無鬻之非其候而致慨於知希我以為賈可待不可求也何也求
則為人操待則為我操御物之權如是也價亦必待始得善也何也
急投之或以緩緩投之或以急閱人之情又如是也抱璞者不言而
精神自足以相名使世不能缺珪璋之用則我不終為什襲之藏其
旦暮遇之乎即不然而孤芳自賞要不虛生玉之心而已被褐者無
意而聲氣自足以相通倘世未嘗無特達之知則我未嘗無登庸之
日其拭目俟之乎即不然而獨契自存要不失可重之具而已蓋寧
不用無小用使天下欽難名之寶而不敢以薄鼎則為王者善寧人
求我無我求人使天下睹闔然之章而不敢以偽溷則為天下者亦
善甚哉待之深於治也不負吾王矣

精至為識
遠淡為神

〇〇〇

視其所以

三句

知人之法惟即行以徵其心焉蓋行事皆起於心也故一視而觀
察因之矣豈有異用乎且持衡者欲得真人必有真識夫所謂真
識者情形遠至能不炫耳目之官且推索無心自不滯神明之用
正欲以真遇之身何則人之品自內出者也內似難測然以主張
乎外則不動之體常與動俱觀人之法自外入者也外似難憑然
以根極于內則無形之鑒即與形俱必也視所以乎觀所以乎察
所安乎未見所以彼猶示人察察則必通乎感而後可窺其宥密
宅心之處既見所以彼已貢其形形則自本乎誠而直可測之精
神轉躬之間驟視之見為顯也迫視之見為微也彼其以者以耳

有根衣千
仞之勢

肆止參

四

人之情一見百見現
人之情一了百了推
堪極透而
運筆更有
化三

所以者謂何不躍然露一意乎吾不必別有所觀而即此已得其
所由乃知共往共來之路其出之各有門也而視之中覺有異焉
者矣彼其由者由耳所由者謂何不隱然抱一真乎吾不必別有
所察而即此已得其所安乃知能張能翕之機其返之更有定也
而視之中又覺有異焉者矣理之所迫天下爭托之以居身而所
托之趣味自殊試循轍迹以窮之有不難見其發端而卜其究竟
者何必巧伺其詭也名之所趨君子亦寬假之以為善而所為之
存主自別試就操履以按之有宛然事授之意而意授之心者何
必屢變其術也蓋知人必於天雖當勉強時天機自動故從未作
偽之人即率真之人耳鑑形必於止雖在勞攘中止體自存故從

來覈心之法即詢事之法耳信乎觀由察安即從視以得之也不
然人藏其心亦何自而見乎

視觀發是一時極識若置次序人未免有躲閃在
霍林先生評 觀人在鑑術既空一上眼視觀察便一
齊拓出若孩次尋求便開人躲閃門訣矣

視其

華端有神

王曰善哉言乎

不行

大賢迎君之善機而迪之以行焉夫知善固行善之端也而不行何為哉宜大賢亟引之矣且天下良法非不在而患君不以古為師人君美意非不前而患臣不以明為牖故孟子於齊王每從其心所自動處曲為迎導焉想其時陳懷保之芳規而太和如在今日寫竊獨之民隱而情形宛睹目前善哉之嘆正齊王戚戚之心至於此而復見易生之物至於此而有萌者此其端可充而其機可誘也於是乎亟以行進若曰臣言果有當於王心乎王之善臣言也豈徒善而止乎夫臣敷奏未已而王慨然嘉納者何心此非不忍一念即王亦不覺其自動耶吾意火燃泉達之機隨在入耳會心之頃而何以不見

使人不覺
婉：掩動
意和神就

將善与行
合成游衍

之施為也。夫古人美蹟已湮，而王欣然羨慕者，又何心？此非善端一
厥即王亦自覺其難雍邪？吾意連掌成治之勢，隨在居今慕古之餘，
而何以不行之旦暮也？闕雖麟趾之意，即念自存而微察隱衷，一似
有蓄縮不敢行者，將無使生意有逆折之患？英達天授之資，何慮不
獲而潛窺意旨，一似有牽制不得行者，將無使往昔有專美之名？試
思嘉謨入告，徒托之空言，孰若膏澤下民，顯設之寔事者之為善也？
試思都兪喜起相和於一堂，孰若祝頌歡歌相聞於四境者之為尤
善也？夫仁心之與仁政，機本相逼而來，乃能言不必能行，念自無端
而隔，臣不能為王解矣。吁！此可見孟子引君之妙，而亦其學術之大
也歟。
何少不可原是款具必行耳非詰問意也此作八題解處全在此

為人君

於敬 擬釋

至聖得君，臣之止也。就君，臣為之也。蓋仁敬自在，君臣而為之，未
盡則無以得止。此至聖所以立極歟。且至善人有之者也。君臣代
有之者也。而獨舉文王以證止者，正以文之至德，即人之庸德，而
惟文能安厥止也。今夫君臣之位設而止已寓，其有以為則為人
君，人臣其無以為則君臣之人已耳。君臣之德至而道始寔，其能
至即堯舜之精神，其不能至即棘季之塗飾已耳。乃文之為人君
也，止於仁焉，其為人臣也，止於敬焉。仁善之長也，君極惟仁，孰是
君而不知君之宜仁，願王心未純，無以滿仁之量，遂無以滿君之
量矣。文不過以君之仁還之君，而仁已止，試就當日之民徵之，文



原件短缺

P8-P10

仁敬原無
二義堪是
一止所分

蓋如傷以視曾不敢必諸民而民自父母焉者也。則其止仁可思也。敬德之聚也。臣極惟敬。孰是臣而不知臣之當敬。顧地道未光。無以作敬之所。遂無以作臣之所矣。文不過以臣之敬還之臣。而敬已止。試就當日之君徵之文。蓋小心以承。曾不敢必諸君。而君自聖明焉者也。則其敬止可思也。蓋謂文位兼君臣而止。各盡者非君無孤行之意。即臣得仁。臣無別懷之心。即君得敬。一止衆止。自分現於上下之交。謂文身履變局而止。愈臻者亦非仁自天懷。即燬痛無妨。履載敬由天植。即艱危不失安貞。得止忘止。已疑極於一真之境。吁。吾心有文王焉。則至善是已。其師之無一語不透。龍無一語不扶。激至心傳。而巳。

四段挽入
大孝確不
可易

舜其大孝

節

聖孝之大。以其盡孝之量焉。夫以聖德而備諸福。孝之量盡矣。謂之大也。固宜嘗謂孝為庸德。亦為至德。唯其庸也。匹夫有自致之情。唯其至也。帝王有未滿之量。自今觀之。舜其大孝也。與舜之孝躬畊。非減允陟。非加而唯允陟。而愈見其大。舜之孝。庶豫在先。駢福在後。而唯駢福則愈成其大。其聞於帝也。德升之也。其格於天也。德動之也。蓋匪直自聖。兼聖其親焉。使誦精一者。翹發祥之有源。而養志不足言也。使仰文明者。稱殘形之無忝。而幹蠱又不足言矣。夫既以聖人而為天子。豈足為順有者乎。唯合萬國之謳歌。以托一人。而又有托一人之上者。則尊之尊也。夫既以天子而有

迴環接法
妙甚

起處宜說
大孝此處
實說大孝
精當不易

四海寧非其固然乎。唯來九州之玉帛以奉一人。而又有受一人之奉者。則富之富也。對宗廟者。誰無水木之思。第有鰥在下。幾無以踵前休。而舜終能享之。則不獨一馨香之薦耳。撫子孫者。誰無葛藟之庇。第頑嚚在上。幾無以垂後烈。而舜竟能保之。則不獨一親賢之緒耳。蓋孝之為理。精苟一身之和。希未也。雖窮天罄地之養。皆虛也。故必載德如舜。而後可以稱永思。孝之為道。備苟兩間之境。界未窮。而庭幃膝下之歡。猶鬱也。故又必迓福如舜。而後可以言不匱。唯聖人有無形無聲之孝。唯天子有善繼善述之孝。孰能以一身兼者乎。吁。千古唯一舜矣。

精潔繁慮不溢於題外。不漏於題中。

此納生伏
神韻悠然

學而時習之

全

游其韻度之中。不覺自怡自美。

君子不已之學。極得。心之妙。夫悅而樂。心體見矣。而尤貞之於不愠。純學固如是哉。夫子意曰。吾欲指學之味。以示人。而不可得也。惟溪入者。自知之。夫惟有得於心。而境與心會之餘。更若有隨境而永者。今夫學者。非學為君子乎。君子觀乎天。而學與天一。可使新故相生。而此中之密。注者不移。觀乎人。而學與人一。可使疑信相乘。而此中之無。闕自在。悠然而悅者。學之性也。性不易探。其學而時習乎。勿忘勿助。而在中無盡之藏。隨溫養以潛。潛有不悠。然者乎。邕然而樂者。學之情也。情何以遠。其朋之遠。來乎。非招非赴。而一人獨領之趣。聯聲氣以交孚。有不邕然者乎。悅則學自不。

想其漢神
之持如泄
天際墜下

韓止修

十二

清江抄諸
愈引愈無
勞

獸樂則誨自不倦。第可悅可樂之物。非若睹聞之迹。象可容表暴。而必欲以自信。信人學念。又紛矣。所悅所樂之境。縱極人世之聲。華何關增損。而猶欲以人知。知我學力轉薄矣。人不知復何愠焉。愠不自覺而悅樂已去。不愠亦不自覺而悅樂始真。斯蓋遊世之精神。可以證聖。而下學之詣極。可以達天。不亦君子哉。其人乎。蓋天下易知易從者。此學故悅。即隨習生也。樂即隨悅生也。學中具。有此機神。非君子莫極其趣。天下易誘易奪者。亦此學故不知常。與知半也。愠常與悅樂鄰也。學中原無此變態。非君子莫負其成。信乎君子之於學。終身以之者也。

於無可著。思慮運其思於無可措。意處結其意於精確。亦悠遠。

禮之用

為美

原禮意於用。而道之美歸之矣。夫禮不於其意。先王之美者不傳焉。則用之貴和有以也。且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自先王制為禮。而若與和拂。此非故為繩人也。人心有無形之規矩。先王特因而規矩之。以喻其心焉耳。世有執和病禮者。亦未原其用乎。夫禮不能強人就。而人自為之就。則其妙一身之形與神。而為用者可思也。和也。人不。能自為安。而禮能使之安。則其合一世之情與文。而為用者又可思也。和也。或多為貴。或少為貴。非僅取數於多少也。羣物皆別之際。有用之。而適協其宜者焉。太和之所以合。必由性命之正耳。或高為貴。或下為貴。非徒取象於高下也。一成不變之中。有用之。而適得其養。

霍林先生
去本由先
王制禮
而轉以上
句為正說
下句為演
發子見毋
不必分疏
點化各字
而渾然無
迹

禮度先王
處直是神
便合下節
意

者。為。天。地。之。所。以。泰。必。曰。民。志。之。定。耳。其。感。通。在。情。性。心。術。之。微。故。
粗。視。之。則。為。禮。而。精。求。之。則。為。道。其。昭。垂。在。天。下。萬。世。之。大。故。衆。人。
守。之。為。王。制。而。先。王。出。之。為。人。情。美。哉。優。優。乎。以。為。是。不。可。去。之。法。
也。孰。知。為。人。人。不。容。已。之。意。也。夫。既。有。意。以。妙。法。而。何。必。明。言。其。意。
乎。美。哉。彬。彬。乎。以。為。是。不。可。蔑。之。迹。也。孰。知。為。人。人。不。自。泯。之。真。也。
夫。既。嚴。真。於。其。迹。而。何。必。直。示。其。真。乎。初。道。統。者。為。崇。禮。之。聖。人。而。
原。從。愚。夫。愚。婦。之。樸。心。以。神。其。鼓。舞。樹。道。揆。者。為。議。禮。之。天。子。而。要。
即。無。體。無。文。之。至。境。以。妙。其。會。通。吾。乃。令。知。禮。之。極。定。於。和。此。先。王。
之。意。也。而。禮。之。失。亦。起。於。和。非。先。王。之。過。也。夫。和。與。禮。合。而。成。美。離。
而。兩。傷。者。也。人。何。不。求。之。用。焉。而。徒。病。禮。哉。

詩云然詩
云作公究
尚疑神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名入至際神遊說中

賢者善悟。有會於詩人之善擬焉。夫詩之擬切。磋。琢。磨。也。未。有。不。如。
此。而。進。於。道。者。宜。賜。聞。教。之。頃。忽。焉。味。及。也。若。曰。學。然。後。知。不。足。其。
信。然。哉。夫。不。足。之。際。正。有。無。窮。者。存。誠。躍。如。其。欲。引。而。涸。然。其。可。思。
也。即。如。無。諂。之。上。有。樂。無。驕。之。上。有。好。禮。微。夫。子。發。吾。覆。賜。幾。有。執。
心。矣。今。乃。知。天。下。有。可。也。者。即。有。未。若。也。者。以。為。可。目。前。止。地。也。以。
為。未。若。當。境。望。洋。也。進。之。而。隨。以。為。可。隨。以。為。未。若。畢。世。無。窮。期。也。
詩。不。云。如。切。如。磋。乎。夫。切。之。可。矣。以。為。未。若。磋。也。則。豈。無。進。於。磋。者。
乎。又。不。云。如。琢。如。磨。乎。夫。琢。之。可。矣。以。為。未。若。磨。也。則。豈。無。進。於。磨。
者。乎。有。一。物。必。有。一。物。之。極。則。藉。令。切。不。繼。以。磋。琢。不。繼。以。磨。雖。無。

層、發意
並不旁批
一意

瑕之質宛在。而物則亦何以自呈。有一業必有一業之精工。試令切者與磋者對琢者與磨者對。將精粗之較了然而人工亦難以自已。想衛武之如是操功也。望道之懷恒若於心未慊而兩言直肖其神。至今一默會之而所見令人頓異。則當年之念慮何如也。想風人之如是形容也。日新之趣恍乎觸目皆然而兩境尚摹其似。即令一詠之而所舍已覺無涯。則此道之究竟何如也。今試懸物以相喻。意以為不如隨有一如者引於前矣。即以詩云為一隅之舉焉。可又試執藝以相形。意以為如又隨有一不如者迫於後矣。即以詩云為上下之察焉。可噫。此時賜能咏詩以會心。殆不能泥詩以索解矣。寧獨賜善悟。夫子之善誘不於此一微歟。

借如字得
上未若此
有私趣

四十而不惑

全末

霍林先生
云若漢瓊
重泛心便
以泛心為
任地非其
人這與解
此

不惑字對
酌全為知
字地

稽聖學於致知之淺。漸與天一者也。夫天人一理。不惑所以能知天也。而耳順而從心。則併其知而忘之矣。夫子自序者曰。夫學有無窮之妙。而摠啟於知。所為出人而入天。知為之研入也。所為化天而歸人。亦知為之馴化也。吾自志學而立以來。日以求知為事。蓋四十而始不惑焉。想其時堅凝日久而真能析妄。疑似不混于纖毫。執着日以融。而虛自生。靈名理即昭於迹象。庶幾哉進于知乎。然而知未可以不惑言也。本來原無受惑之處。此際猶多破惑之心。天下有當然而然者。物之所命於天也。不惑之所及也。有莫之然而然者。天之所以為命也。非不惑之所及也。則又得之五十時矣。以我合之天而

不用呼吸
而渾然自
成一自太
治之手

良知所觸。即觸於聲臭。俱無之載。以天合之我。而於穆所凝。即凝於形神不隔之真。夫且知與命有所不得分。豈其吾與天有一不相似耶。天授人以聰。而萬物之故已通。於是為隨聲入耳。而耳卒無所遷。則覺六十有如斯。蓋耳虛竅也。令心耳不能互用。必有以礙之矣。曾。是知徹於受響之原。而猶煩以心御物也。天子人以則。而萬變之衡已定。於是為隨心起欲。而矩率無所踰。則又覺七十有如斯。蓋欲生機也。令理欲不能交流。必有以開之矣。曾。是知通於無極之始。而猶煩以心御心也。摠之學必期知。必期化。不惑之時。疑闕已開。吾惟。忽發大疑。因而得窺夫元始。知命以浚悟原。已徹。吾又更求妙悟。因而得游。夫自然。吾蓋學而知之者也。其次第有如此。

見羊于羊
與見礼于
羊是聖賢
識見差別
處起酸然
句尤極矣
醒湯評

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作此題在雕鏤極矣。渾然大悟。復見是篇。

聖人以愛存禮。深於禮矣。夫羊存而禮存。其可愛為何如者。賜乃見不及此。邪。夫子若曰。國托於禮。禮托於人心。惟人心不安於去禮。故雖去而有不盡去。此不安之一念。正禮之精神所憑。而君子於此乎。表微者也。即如告朔之餼羊乎。當禮隆之日。僅借以薦馨香。及禮墜之秋。反藉以徵文獻矣。識者謂餼羊存而告朔未嘗亡也。豈非以羊之即禮哉。賜乃愴然於此羊而欲去之也。是其愛。羊也。我實儼然於此禮而欲留之也。是其愛。禮也。一則幸履端之序不紊。使人主羨。墻若睹。觸教天法祖之心。再則幸敬授之義猶懸。使天下倫軌畢同。企歛時錫。極之化。以為供而不告。其費似浮。然何以浮而終不忍。

華豈非有先羊而立者。以陰悚其怠弃之忱邪。是浮費即寓精裡也。縱謂其供之無庸。而禮自有無窮之托矣。以為不告而供其設似偽。然何以偽而終不能忘。豈非有即羊而存者。以默鼓其循行之意邪。是為設即屬真存也。但使其供之有常。而禮即為不朽之機矣。無論神明之式靈。猶代伸於祝史。即以之動宗周者之慕。正此空名之足多。無論尊親之令典。復肇舉於他年。即以之淚吊古者之悲。正此一綫之足繫。故以羊為有司之羊。可去也。而以羊為先王之羊。不可去也。以羊為行禮之羊。當愛也。而以羊為存禮之羊。倍當愛也。夫丘之愛羊。直為愛禮而已矣。賜也其辨之哉。吁。禮不受則不傳。愛不托諸人心之真。則亦不傳。吾於夫子之言。識禮意焉。

不置訊褒
不做註什
直是以題
還題

子謂韶盡美矣

節

觀聖人論樂於虞周。可以知樂之情矣。夫樂生乎情者也。韶與武何以美善不能兼盡邪。夫亦以聖契聖而得之也。且尚論千古者。知有聖人之德。聖人之功。而又各有聖人之時。然後緣升降以訂禮樂。而當日之神情若覩矣。吾夫子屢舉虞周並論。而至是論樂也。乃以美善兼盡者。歸韶而不歸武。豈有所褒刺於其間邪。蓋樂豫象也。兩聖人感動幽明。總成一休嘉之宇宙。樂心聲也。兩聖人摹寫情事。各極其微妙之形容。韶之作也。其在唐虞之際乎。即其命為韶。而舜之情可知也。故夫子稽述於九功九敘。而不勝上嘉之意焉。若曰。何天之獨盛於斯時。而樂之相應若此也。盡美矣。而

既無低昂
便要語
空括



原件短缺

P18

又盡善非有意而能盡者矣。武之作也。其在商周之際乎。即其命為武而武之情又可知也。故夫子考訂於再成三成而不勝太息之意焉。若曰是武之適承夫天意而樂之相呈若此也。盡美矣而未盡善。有求盡而不得者矣。蓋貞元之會得舜而益奇剝復之交得武而始。鬯原樂之所作皆洩於神明之籟而何必襲迹於同覆載之觀。若為舜徵其大經千之象。若為武白其慙。究美善之所殊。各抒其中節之和而未嘗苛論於異。惟舜以和導和武欲去不和以歸和而情之寄於樂者始有順逆。惟舜之和使人意消武之和使人神動而善之藏於美者始有偏全。則信乎聖人之不能違時也。

夫子之言性

聞也

極靈靈復極靈會

聖道有妙於言者非以聞得之也。夫性與天道在人自會耳。豈夫子言之而遂可得聞耶。想子貢意曰始吾以不言何述。今乃知夫子即言之亦未必能述也。蓋道不秘言則無與於道言不拒聞則無與於言以為文章可聞而夫子之言亦即夫子之文章果可得聞乎。賜因而求之文章一性也。顯妙於微者也。性一天道也。流會於源者也是性與天道也。體屬渾淪則不言未必非真體機由默契則不聞未必非真機而謂夫子言耶。夫子語妙於窮神知化之餘而任舉一物以當之不見此為性天彼非性天而謂二三子聞耶。二三子學阻於盡性達天之城而徒即名言以索之謂之聞言則是聞性天則未

性與天道
急迫人真
會涉言涉
聞又止是
文章在非
會心人不
能下一語

言性與天
道處句
是不言性
與天道不

可得聞處
白：是
淨閑無此
靈腕不
能寫公

是嘗見言性不離於物言天不外於人豈必撰之渺茫而若近若遠
之間忽已相失况乎各執一性天之解以傳會夫子之言是愈失也
嘗見言性必本於天言天必歸於性亦似機之隱躍而出口入耳之
際條已相馳况乎先主一聞性天之念以泛應夫子之言是愈馳也
即吾人以見夫子此固同具之天同率之性而必求多於受授恐無
心之秘以覲面而成違即夫子以見性天此固不顯之文不見之章
而必分別於精粗恐賢智之奇與庸愚而同病試思響寐之時性天
果安在耶則知夫子言而未嘗言也聞窮之會性天豈終晦耶則知
二子聞而若罔聞也故曰不可得而聞也夫聞其所不聞而文章
性天一貫矣

新度自勝
復饒名言

十室之邑

學也

論學於得天之人而負質者多矣夫天未嘗斬人以忠信人特以不
學自弃耳豈聖人生而異乎夫子以已勉之若曰世皆謂得於天者
之甚難而吾獨謂成於人者之不易也夫天之鑄人與之以完質而
盡矣而人則有所以自鑄故自古雅生知猶不廢學况其次焉者乎
今夫立一忠信人也而世且謂立異於人則惟是學以不負吾忠信
而好以不負吾學遂以成其為立也然則立果質勝邪學勝邪彼比
屋而居者皆吾性中人也可無疑於十室彼率性而游者皆吾同備
人也更無羨乎一立矣奈之何如此忠信而不如好學也即如此
好學而不屬恢奇而坐令如此忠信竟不成完懿也哉思聖賢流露

妮穉觀貼
處已徑鏞
錢而似犹
未洽

之真原與知能相合是學亦從忠信中来而世不知渾淪之所含息
息具有變化則有直任朴心而終不得遊於覺路者矣我思名理觸
發之候恍與本体相親則好即是忠信之念而世不知修証之所入
一一還歸性真則又有浮涉口耳而終不可語於會心者矣其情然
為不著察之凡民猶可言也一不學而流於用固據忠信之偏而乖
其全則害道也大其硯然為必信果之小人猶可言也一不學而化
為多機竊忠信之似而喪其寔則誤世也深是故受和受采立無異
質不過同此真心忘食忘憂立不過葆此真心而又無異學惟人不
學而立始勝矣假令人人好學而立固不足多矣吁有忠信之資者
其與立共勉之可焉

神理融
机法微
中開簡
冷色之
使人含
不能已

○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此上與中人不能數語况能後只

聖有至教而屬意於可語者為蓋語無上惟上者自可語耳聖人
所為思其人歟若曰道無可私孰有秘而弗語者哉第語亦有機
矣。兩心之精各到而片言之要忽投。雖謂我無語。即人之所欲語
可也。今夫語一耳而有所謂上者焉。蓋微妙之所存。非淺言。亦非
溪言。自具一超然無耦之境。而機神之所觸。彼待我。我亦待彼。每
得之偶然相遇之餘。此在語者不能為力。而可輕語乎。則惟中人
以上乎。想其清明在躬。原與形而上者。氣稟為近。而乾行不息。更
與達而上者。境界為親。近象欲融。而猶滯。彼謂最難用力者。此時
吾謂甫可迎機者。此時試以微言動之。而知其驟悟恍如習聞。必

陸叢名理
以安韵注
運之

不以依稀為解也。故可以此意授也。道體欲契而猶疑，彼謂不可。幾及者，此境吾謂甫可引入者，此境試以絕學開之，而能使新機觸為故物，必不以其意見相參也。故可以此語授也。蓋凡可得而語者，總不為上。無聲無臭之秘，聞終古以猶藏。第解有會於言之先，雖響答亦默然之體矣。夫言而歸之無言，非神解孰與通之。凡有擇而語者，猶不為語上。即事即物之真，隨日用以為質。第能有得於言之外，雖平常亦最上之機矣。夫上而無乎不上，非深詣孰與嘗之。乃知學不必妄生求上之見，人之上與道之上，兩相迫語，自不能藏耳。教不能強開語上之門道之上，與人之上，兩相迎語，猶覺其贅耳。人無自限於中人可乎。

融·夾·處·無
迄可尋

夫仁者已欲

二節

知仁者之心，則知所以為仁矣。夫一欲而人已通焉，所謂仁心，此也。所謂仁術，亦此也。何遠求哉。嘗謂仁無方，而所謂運用是仁，則有方，非獨以操術約也。正謂真源在握，自不窮於天下耳。故求仁者，不必問施濟之所，以終而第求施濟之所，以始。彼眾形胡以隔，而能親，非欲實觸之邪。眾欲胡以禁，而能合，非已實含之邪。人皆欲己立，已達，豈仁者而不然。惟是并人而欲之，則其欲也神矣。人皆欲立人，達人，又豈仁者而不然。惟是即己而立之，達之，則其欲也愈神矣。已為皆備之，已封已，即同睽物，欲為交足之，欲閉欲，即屬屯膏。故或澤周四海，猶切乃身之痲痺，正以此欲成仁者之病。

上下接縫
處添不得
一別擬借

一路倒裝

一病字係
看仁欲時
字遂好也
看此天孫
手也

近有刻畫
方字較
之何等
雅

或情獨一身不關斯世之肥瘠則又以此欲成不仁之病抑知此
之所認以為己者彼即視之以為人乎是以人治人之則也仁者
能辭之此耳抑知己之所至而欲在者欲之所至而人亦在乎是
發過見遠之機也仁者能取之此耳取己以合之天下至於叩之
即應觸之即通惟此惺然有覺者為托根而已固近取天下以合
之已至於形不能拘勢不能格惟此渾然同具者為筦攝而天下
亦近舉念即生成也必非竟其施於有限可知也尸居亦經濟也
又非空其心於無為可知也所謂為仁之方非乎乃知博而求仁
澤一世不能滿一心之量約而操仁盡一心自足滿一世之量賜
也誠得其方而克舜之心宛然在乎無侈談博濟為矣

鍛鍊通古
洗髮八時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窺聖人者當求其憤樂之真焉夫心體無息而聖人以憤樂盡之
矣又何所不忘哉其語子路者曰吾人心有所獨喻或不可持以
示人要以得味在此則忘境在彼就其日用之孜孜亦未嘗無可
慕述者女奚不言立之為人於葉公乎立蓋委心於道者也危微
相戰于聖亦有疑閑而立豈能釋然甘苦相尋下學自有生意而
立豈遂冥然是故心常泰也而道能憤之則以之而忘食矣心常
憤也而道又能樂之則以之而忘憂矣憤之發也覺此勃然之名
理滿於方寸者亦濩滿於宇宙即欲自阻能乎而惟發則生生而
不窮忽若樂之為憤代焉吾且莫知為前念為後念而孰得以分

意已醒
處

憤樂不
兩念妙解

吾念矣。憤之發也。覺此銳然之精神於心。無所滯者。於境亦無所
傳。即欲不往。得乎。而惟茲則浸浸其相遇。又若樂之與憤俱焉。吾
且莫知為一機。為兩機。而孰得以間吾機矣。其忘食也。忘乎其為
憤也。獲即寓於兩難。故憤無已。而樂自不碍。使有以憤尋樂之心。
而心已二。誘慕何以頓消邪。其忘憂也。忘乎其為樂也。悅每生於
兩習。故樂無已。而憤自不息。使有以樂釋憤之念。而念已馳。境緣
何以盡却邪。蓋道無可必得之時。亦無不可自得之時。要以乾健
為体。契入為機。勿任其一脈之中斷。立不能為道外之人。則亦不
能有道外之念。要以困心而求悅心。而遇自不覺。萬感之當前。立
生平所為不厭不倦者。止此矣。何不可以語人哉。

挑剔無行
不与
聖動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

聖人直以身示無可隱者也。夫身行之而身與之。夫子無之。非是
矣。尚謂之隱乎。若曰夫道隨人取足者也。謂立能與人。則失道。道
亦隨在。參前者也。謂立能不與人。則又失立矣。二三子亟與道遇。
而旋與立失。烏知吾之無隱乎。夫所冀於無隱者。不過欲得立之
神而傳之。而吾有自傳之神。不淪於虛。不滯於象。久矣。其肖真而
流矣。亦不過欲悉立之蘊而發之。而吾有自發之蘊。可游於獨。可
契於同。久矣。其披衷而示矣。吾身之所及。而行在焉。能自秘邪。吾
行之所及。而與在焉。能為爾秘邪。日新之妙。運乘夫易簡之途。吾
惟於行處起化裁。而豈於與處加擬議。第與二三子共率一性。有

即吾之所率而在在逢源者此非立而誰也不已之機相推於憤
樂之境吾且行之無轍迹而豈與之有成心第與二三子共游一
天有就吾之所游而人人喻意者立隨處而是也即性命而在性
命即形骸而在形骸吾亦無復留矣何自而有明暗於其間要以
吾自行其所明雖暗者常與之以明而已立終身焉不違而猶未
察乎變化於能之良往來於道之達吾亦無不著矣何自而有同
異於其間要以吾不行其所異雖異者常與之以同而已立覲面
焉相示而猶未親乎夫惟無不行故求一不與之端而不可得吾
所謂無隱此也獨奈何以躍如之機而近失之立也亦惟無不與
故求一與之端而又不可得爾所謂有隱此也然何至以公共之

通而全屬之立也今立具在二三子相與證之隱乎否乎

此題名發則解實發則知又在意宜之間飄搖蕩漾妙
得題神

吾無



原件短缺

P26

非助我此
不悅合此
一語方此
形容即有
知之者然
筆未竟軒
格湯評

回也非助我

節句、指題意、見題神

聖人深契大賢之說有進於言者矣夫惟忘言而後無所不說說
矣豈更有助邪夫子意曰吾嘗論學而期於悅矣以觀受言者亦
然惟悅故能於有言之中而通於無言之意吾有得於回焉蓋全
體俱呈者吾言也而疑與信各相參則回人之轉叩我亦轉觸其
機虛懸待悟者亦吾言也而教與學還相長則回人之更端我若
更新其故雖謂吾得言之助可也而回何如哉其菟然而若愚即
已之聰明盡黜非為我益聰明者也第就彼不違時一得其忻合
之景則有悅而已其穆然而若虛并己之神識歛藏非為我增神
識者也第就我善誘時一想其莫逆之境則有無所不說而已其

用比擬耳
喚回也有
生色

悦者言也。所以悦者，當非言也。言之所及，而機躍豈言所不及，而
機隱邪意，回別有過也。其悦者，吾也。所以悦者，當非吾也。吾能言
之，而無不盡，抑能強之，而無不合邪意，回自有會也。人人聆不倦
之，誨獨至回，而語上語下，渾為一機。有是哉，回之示吾寐也。并吾
之虛靈，亦無所動焉。倘以迷悟索之，不幾失回乎。人人遊無隱之
天，獨至回，而可聞不可聞，更無二見。有是哉，回之與我忘也。即吾
之緒論，猶覺為多焉。不以自得窺之，何從見回乎。蓋吾本於悦處
得言，亦欲於言外見悦。其所為我助者，竟何如也。回既曰言以露
悦，遂無復曰悦以生言。其不能為我助者，又何如也。吁，夫子之契
回至矣。

無字不發，不復發一語，無句不轉，不收轉一態。

只為君子
留意不以
小人分說
然只渾
模寫又不
太露

文猶質也

一節

賢者合文於質為君子計也。夫君子質矣，而欲得其辨，豈非以文哉。
此子貢有合一之論也。若曰：文之為質，敝也。先王固已慮之矣。然祗
為權損益，而不聞議去留，此正其維質之極思也。何則？文勝則敝，在
文。文去敝，又在質耳。吾於是兩者，邇其從出之原則，渾淪本屬天真，
而經制亦為天秩。味其相生之妙，則衷懷似將有托，而色澤亦非無
根。自世之誤用文也，而文為偽文。夫文則猶之質也，既受質以成采，
即質質以明微。雖欲自遠於質，得乎自世之誤認質也，而質亦為空。
質，夫質則猶之文也。既生文以悦情，即因文以定志。雖欲不麗於文，
得乎，惟質文為世運主，而質不可見，文可見。故居中耦會，能默轉于



原件短缺

P29-P30

風尚而人不知。惟君子為質。文主而質無。可分文可分。故觀變立隆。能除去其泰甚。而俗不駭。今欲去文。則文竟去。今欲存質。則質何存。使人人直任樸心。而下同喬野。即真有忠信之資。可以學禮。而大雅無聞。亦終於十室之士。使人人爭言禮意。而日鶩玄虛。即真有先進之想。欲以維風。而制度盡泯。孰迄於三代之隆。試思始焉。寧必非偽。君子然人。轉而思質者何故。是文存質存也。今焉。寧必非真。君子然人。因而溷質者何故。是文去質去也。猶之一轉耳。虎豹何別於犬羊也哉。夫文與質。本相猶也。而相左。君子與小人。本相異也。而相猶甚矣。子之說。非所以愛君子也。夫惟監夏殷之遺。而為郁郁矯野史之過。而成彬彬斯善。持文質之衡者矣。

○ ○ 君子矜而不爭

節

一往莫禦
之勢似狂
華而成然
蘊濃味厚
非大方不
能

以矜羣論君子。總之無私焉。夫有意為矜羣。即私矣。故惟不爭不黨。而後為君子。且自大道隱。而人已之際。涉世者。雖之夫已。而必求為異。浸成爭人。而必求其同。浸成黨。此六世之不勝於小人。而學矜與羣者之過也。君子不然。彼其修之身。以中行為上。行之世。以大同為期。時見謂矜矣。而豈流於爭乎。時見謂羣矣。而豈入於黨乎。矜何為也。蓋吾人既以其身為綱。常名教中人。則磨涅之來。必多要以世。無所不改。我無所不守。乃稱奇節焉。矜矜可也。矜之見不可着也。試思一人矜而獨成。其為君子。眾人矜而各成。其為君子。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奈之何。岸然自異。若以此為凌厲之具。

正講只一
句及覺雜
盡

耶。此直爭而已矣。夫我欲與天下爭隄防。而天下遂與我爭標榜。其流之弊。有不至以爭疑於不已者。然而世終不得以爭目君子。則其所為。矜可思也。羣何為也。蓋吾人既以其身為賢。愚好醜中人。則薰蕕之味。雜一要以世無所不投。我無所不容。乃稱量為碩。羣可也。羣之意。不可立也。試思大羣既合。而舉世遊於無競。即小羣自今。而吾道原為不孤。達人。大觀。孰為不可。奈之何。紛然援引。若以此為羽翼之助。邪。此直黨而已矣。夫我欲天下黨於正。而天下遂誘我黨於邪。其流之弊。又不至以黨敗羣不已者。然而世終不得以黨目君子。則其所為。羣可思也。蓋虛其心於矜與羣之表。固將任天下之同者自同。異者自異。而是非不必以先設。妙其用。

於矜與羣之中。尤將使天下之異者化為同。同者忘其異。而人我。不至於互持。世有君子。亦庶幾乎大道為公矣。何憂爭黨也哉。

災思盡滅。一革掃除。能以虛宕公之。但覺空神開通。

君子

此是述夫
子語然只
一句起一
句收中間
渾之說來
而述言竟
自在

9

君子學道則愛人

以愛觀君子而知道之益也。蓋治必於愛。君子實身其責矣。可令
不學道邪。宜偃以聖言還相質也。若曰轉移世風。全藉君子。彼不
過自營其生機耳。而流韻已在民間。則所為通乎人已者。蓋有道
焉。偃也。尊所聞於夫子矣。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人自當愛君子。勢
亦能用愛。第愛觸於人情者淺。愛發於天理者深。以文具飾愛者
浮。以陶淑行愛者切。未孰知道。即同得之道乎。君子但責之身先。
而學自不能已矣。夫孰知人即同體之人乎。君子一鎔之道內。而
愛自不能開矣。刻礪之與响濡。總道之所不載。而非學無以去其
偏。自中和推致以來。常覺一疴痒。不隔之境。洒然來與已會焉。豈



原件短缺

P34-P39

必執人以明愛而愛始周也。慈惠之與嚴肅，乃道之所必兼，而非學無以見其大。自心性調燮以來，常覺一立達共念之真，藹然出與人遊焉。又豈必緣愛以盡道，而道始濟也。人惟視人隘也，於是偏瘠偏肥，我之愛常窮於人，試思百物之皆化於道者，是何意象邪？而日以遊息其中，豈能過如傷若保之意，亦惟視已隘也。於是私喜私怒，我之愛凌窮於我，試思大道之為公於世者，是何境界邪？而日以恢弘其體，自莫解胞民與物之懷，蓋道生於心，而還以養心，故登歛綴垂之節，皆足濟其慈源。人愛於君子，而還愛君子，故優柔啾緩之音，遂已徵為順治，偃亦不敢廢學云耳。烏知其為小用哉。

中也養不中

節

大賢望中與才而責其養於賢者焉。夫父兄孰有不愛子弟者，然不知其所養，即弃也。至於弃而兩敗，非乎哉？嘗謂師道立而善人多家，道和而賢才出，則為人父兄者，養子弟誠要矣。蓋物之稚也，造化有不可不養之理，而妙於養者，令人有不得不樂之機。不曰中也，養不中乎？受中以生，或居其氣之馭，則亦優而柔之，俟其自趣於中而已矣。不曰才也，養不才乎？降才爾殊，或居其根之鈍，則亦涵而濡之，俟其自勉於才而已矣。養有巽道焉，巽故入而能說，天機之所動盪，惟覺父兄之於我，真如天之覆也，地之載也，有不相感而樂者乎？養有豫道焉，豫故喜而必隨，至性之所習慣，遂使孝弟之於人，不知手之

文有宿根
此文作于
即年然一
段渾元之
氣自滋情
與生未不
也

通真先

卷上

四十

舞也。足之蹈也。有不相樂以化者乎。蓋骨肉之間。自相師友。歲月之
久。熏成善良。此所以士之子恒為士。而天下多中與才也。賢父兄之
養。詎不重哉。而奈之何。有弃之者。或過為姑息。而任其納於邪也。又
或責望之太過。使之厭苦。而窒其機也。非必果置之度外。而於一體
中。橫分賢否之形。則其術也。為難繼。非不私異其成立。而於至親中
強設不屑之教。則其道也。為不祥。吾不識父兄之中與才果以獨善
乎。抑亦善後乎。又不識子弟之不中不才。果其自弃乎。抑我弃之乎。
竊謂其賢不肖之相去一間耳。信乎成不獨成者。父兄之於子弟也。
弃則兩傷者。賢者之於不肖也。夫君子有世教之責。且將合宇宙人
而陶鑄之。乃我有子弟。而可不講善養之術乎哉。

此題卷理
不難、打
肯、此、反
授、呼、之、列
候、讀、在、原
若、誦、題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幽微恬雅

大賢直醒人心。而決其所以同焉。蓋人惟此心也。心無不同於眾體。
決之。而人可不全其心哉。且以人證人。不若以心證心之真也。顧心
為人心。又不若以人證人。而心始可見。是故口同味。耳同聽。目同義。
槩觀同類之人。而知其無不同也。執口耳與目以明心。而心果安在。
外。口耳與目以覓心。而心又安在人無不同之體。至於心尤眾體之
體也。眾體同。而所以君體者。何獨不同。體無不同之用。至于心尤以
不用為用也。眾用同。而所以宰用者。何獨不同。心之感。亦紛矣。彼亦
一思慮。此亦一思慮。幾於不可端倪。而冥而會之於然。則何思何慮
之處。獨觀自慎之原。夫不有託根於獨。而賢愚聖哲。人人滿志者乎。

心之幾亦神矣。忽然而見為微，忽不然而見為危。似乎不勝雜揉而
精而析之，於所同然則惟微，惟危之間獨露幾希之妙。夫有不發端
於獨而上下古今在在怡情者乎？天機之發越即在形骸之中。就此
曾然同視，眊然同聽，恬然同嗜味者，無非自流自露之天機。即當念
之同條，殺於轉念之異而同之脈，固不斷也。神明之密藏又在形骸
之外，惟此視不以目，聽不以耳，嗜味不以口者，總歸自條自理之神
明。至萬念之異，交乘於一念之同而同之原，乃愈真也。論心於陷溺
幾不自識其同，還心於本然，必不能剖之異。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
何至獨疑於人而凡同形者舉相似也，何至獨疑於心於其同者異
之。而曰降才爾殊，則亦自誣之甚矣。

